



歌 之 鷹

尼 麗

有版權

平裝實價三角 精裝實價四角

# 鷹之歌

麗尼作

發行

文

吳

發行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

印刷

文化生活出版社

巴金主編

## 文學叢刊

第二集  
共六十冊

秋花	江上	土餅	谷	憂鬱的歌	多產集	崖邊	鏗砂
靳以	蕭軍	沙汀	蘆焚	荒煤	周文	柏山	蔣牧良
長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生底煩擾	海星	鷹之歌	商市街	畫夢錄	憶	母親的夢	掘金記
歐陽山	陸蠡	麗尼	悄吟	何其芳	巴金	李健吾	畢象午
短篇	散文	散文	散文	散文	散文	劇本	詩集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初版

# 目 錄

鷹之歌

鷹之歌

三

沈淪

八

五月

一二

疆夢

一六

歲暮

二一

原野

原野

三一

狼嗥	三四
旅途	三七
秋夜	四〇
松林	四三
鬧市	
鬧市	四九
青蠅	五四
無業者	六一
夜行	六五
夜店	六八
打鐵的人	七五
簷鈴曲	
簷鈴曲	八三

陽光……………八五

春雨……………八七

壁虎……………八九

夜分……………九一

一個人底死……………九三

歸來曲

歸來曲……………一〇三

烏夜啼……………一〇五

松林底故事……………一〇七

白鴿……………一一〇

獨感……………一一三

夢……………一一五

夜間

夜間來訪的客人

一二一

急風

一二七

病人

一三四

日子

一三九

行列

一四七

一天

一五〇

# 歌 之 鷹





## 鷹之歌

黃昏是美麗的。我憶念着那南方底黃昏。

晚霞如同一片赤紅的落葉墜到鋪着黃塵的地上，斜陽之下的山崗變成了暗紫，好像是雲海之中的礁石。

南方是遙遠的；南方底黃昏是美麗的。

有一輪紅日沐浴着在大海之彼岸；有歡笑着的海水送着夕歸的漁船。

南方，遙遠而美麗的！

南方是有着榕樹的地方，榕樹永遠是垂着長鬚，如同一個老人安靜地站立，在夕暮之中作着冗長的低語，而將千百年的過去都埋在幻想裏了。

晚天是赤紅的。公園如同一個廢墟。鷹在赤紅的天空之中盤旋，作出短促而悠

遠的歌唱，嘹唳地，清脆地。

鷹是我所愛的。牠有着兩個強健的翅膀。

鷹底歌聲是嘹唳而清脆的，如同一個巨人底口在遠天吹出了口哨。而當這口哨一響着的時候，我就忘却我底憂愁而感覺興奮了。

我有過一個憂愁的故事。每一個年青的人都會有一個憂愁的故事。

南方是有着太陽和熱和火焰的地方。而且，那時，我比現在年青。

那些年頭啊！那是熱情的年頭！我們之中，像我們這樣大的年紀的人，在那樣的年代，誰不會有過熱情的如同火焰一般的生活！誰不會願意把生命當作一把柴薪，來加強這正在燃燒的火焰！一團火焰給人們點燃了，那麼美麗地發着光輝，吸引着我們，使我們拋棄了一切其他的希望與幻想，而專一地投身到這火焰中來。

然而，希望，牠有時比火星還容易熄滅。對於一個年青人，祇須一個剎那，一整個

世界就會從光明變成了黑暗。

我們曾經說過：『在火焰之中煅煉着自己；』我們曾經感覺過一切舊的渣滓都會被剷除，而由廢墟之中會生長出新的生命，而且相信這一切都是不久就會成就的。

然而，當火焰苦悶地窒息於潮濕的柴草，祇有濃煙可以見到的時候，一剎那間，一整個世界就變成黑暗了。

我坐在已經成了廢墟的公園看着赤紅的晚霞，聽着嘹唳而清脆的鷹歌，然而我却如同一個沒有路走的孩子，淒然地流下眼淚來了。

『一整個世界變成了黑暗；新的希望是一個艱難的生產。』

鷹在天空之中飛翔着了，伸展着兩個翅膀，傾側着，迴旋着，作出了短促而悠遠的歌聲，如同一個信號，我凝望着鷹，想從牠底歌聲裏聽出一個珍貴的消息。

「你凝望着鷹麼？」她問。

「是的，我望着鷹。」我回答。

她是我底同伴，是我三年來的一個伴侶。

「鷹真好，」她沈思地說了；「你可愛鷹？」

「我愛鷹的。」

「鷹是可愛的。鷹有兩個強健的翅膀，會飛，飛得高，飛得遠，能在黎明裏飛，也能在黑夜裏飛。你知道鷹是怎樣在黑夜裏飛的麼？是像這樣飛的，你瞧。」說着，她展開了兩隻修長的手臂，旋舞一般地飛着了，是飛得那麼天真，飛得那麼熱情，使她底臉面也現出了夕陽一般的霞彩。

我歡樂地笑了，而感覺了奮興。

然而，有一次夜晚，這年青的鷹飛了出去，就沒有再看見她飛了回來。一個月以後，在一個黎明，我在那已經成了廢墟的公園之中發現了她底被六個鎗彈貫穿了

的身體，如同一隻被獵人從赤紅的天空擊落了下來的鷹雛，披散了毛髮在那裏躺  
着了。那正是她爲我展開了手臂而熱情地飛過的一塊地方。

我忘却了憂愁，而變得在黑暗裏感覺奮興了。

南方是遙遠的，但我憶念着那南方底黃昏。

南方是有着鷹歌唱的地方，那嘹唳而清脆的歌聲是會使我忘却憂愁而感覺  
奮興的。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

## 沈淪

當我疲倦的時候，我會停止一切的思慮，頽然默坐，而你，就以往常我所常見的  
你底姿態，而翱翔着在我底眼前了。我不曾感覺苦痛，雖然我們已經相隔了這麼遠。  
你底張着兩翼的飛翔姿態是會使我欣悅的。

飛！飛！不息地飛！你真是個蒼鷹般矯健的靈魂啊！

如今，你還是在飛着麼？這無須乎我底詢問，你會飛着的。祇是，在這廣大的世界  
之中，我知道你如今是飛到了哪一個角落，或者，不如說，你如今是飛到了哪一個天  
地？飛，飛向遠遠的地方去——是的，我們全都有過這麼一個理想，我們有過我們  
底熱情，愛過一些什麼，而且，曾經鼓起過不甚矯健的翅膀飛翔過，飛，幾年來，你祇  
是負着你底被殘害的羽毛和纖弱的軀體，在灰暗的，鉛一樣沈重的天空之中不斷

地繼續着你底飛翔，你咬着牙，作着那悠長之旅，不會有過一刻的休息，有時當你急急忙忙地，從那長天掠過的時候，我知道你是愈飛愈遠，而我則是愈落愈後了。

你有着一個不疲倦的身體，一個不埋怨的靈魂，雖然你有時因為不能忍耐，那因體底煎熬而不自主地發出了淒厲而哀慘的啼號，但是，每一次當你嘆息了以後，你總是在你底飛之旅程中又作出一步的躍進了。而我呢，我則如同一具破舟底一塊被水浸透的木板，在年月底推移中，祇感覺沈淪已經成了不可以逃避的命運。生活就是這樣的，就是一塊破船底木板，而且對於投身於生活之中的你，我還能想出怎樣更合適更可信的比喻呢？

我不忍告訴你我已經習慣於這樣的生活。我所不能忘記的是你時常對我說着的：『我愛鷹！』

應真是可愛而矯健的動物呢。如今，我也會時時獨坐一刻，當夕陽西下之時，在荒廢的庭園裏，看着鷹羣怎樣從我底頭上掠過，一隻一隻以矯健而活潑的羽翼時



而突入了雲頂，時而飛向了眼睛所看不見的遠方。

告訴你，我仍然不能忘却在眼睛所看不見的遠方曾經有過我們底憧憬。

我記得，我們曾經有過那麼一種殘忍的果決，我們曾經能夠自己親手執着利刃來把自己加以解剖，能夠無情地以自己底手執着鞭子來將自己加以鞭撻，讓自己知道自己還活着。

你記得你那時所說的話麼？那時，你底眼睛發着光——我應當說那光輝是神聖的——你鎖着沈思的眉，你曾經說：『我們都是蒼白的，溫室裏的花朵，遲早會要萎謝，會變成枯槁的！我們不要做一個被熱情燒毀了的孩子！』

我能夠不因爲你底預言而從心底發出戰慄嗎？我怕的是連這戰慄之發出有一天也會從我底心中逃亡，到那時，就是在我底記憶之中，你也將不在了。當我把活着和不活着看得淡漠起來，當我將煩躁換作了安祥，將危懼換作了平靜，當我不以像這樣活着爲一種恥辱，而每天祇有欣然之冷漠來作着我底伴侶，到那時，我將

還有什麼被贖餘下來呢？

你，當你從你底雲端俯首下視的時候，你也不會留意到我是有了怎樣的面容？也許，你將驚異着我底太快的蒼老罷？

我記起我們在一個時候曾經想着要找一個平安的角落，而將這世界遺忘。然而，你並不會遺忘這世界，你是一直不休息地在繼續着你底翱翔；祇是我，當這世界如今正在沸騰着的時候，我却停留着在這世界底外邊。

我想要見到你，雖然那會見是難以預料的。但是，如果我們竟能在一個偶然的機緣之中而再相逢在一處，你無疑地將疑惑我們是相逢在一個噩夢裏了。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

## 五月

五月，萬物都是欣欣向榮，肥壯飽滿的季節。但是，乍冷乍熱的天時，使人們全染上疾病了。病菌在空氣之中活躍着，傷害着人們底腦和神經。毒的月啊！

防疫的工作緊張起來了。街頭佈滿着撲滅蚊蠅和一切傳播病菌的標語。患病的人們，在有毒的空氣中感覺得窒悶而且煩惱。

看天空，太陽是漸漸地變得火熾了。

孩子得了熱病，頭部如同火燒，行動變得好像一個瘋子。發熱。發熱以後繼之以夢嚙。夢嚙完畢就咳嗽起來。咳嗽得苦悶不過，就不斷大聲呻吟，如同一隻小狼底嗥叫。

熱病！初夏的流行病啊。我將怎樣？望着孩子瘋狂一般地輾轉着，我想到這世界

已經變成了一個怎樣的世界。

我想，我應當有一個冰囊，盛滿冰塊，安置在孩子底頭上和胸口，讓他冷一冷，使他得到一些兒安息。然而，我到什麼地方去找一個冰囊呢？而且，用一個冰囊，是不是會有效力呢？我躊躇着，對着孩子底瘋狂的眼睛發抖。

應當把他送到一個清靜的地方去，我想。應當把他送到醫院去，或者把他送到瘋人院去。應當把他關閉起來，把他和世界隔絕起來，使他得到一些安息。應當用鐵的鏈子將他鎖起來，用黃連湯當作清涼劑，使他底眼睛裏面的血絲漸漸地減少。

我將怎麼辦呢？我應當把他鎖起來麼？把他當作一個瘋子麼？然而，他是我底孩子。

我底神經變得抖顫，我底手變得癱軟起來了。我抱着我底孩子走了出去，然而，我們將走到什麼地方？

馬路上，有人拚命地抖着自己手上的污垢，使我感覺得惡心。那是愛清潔的人。

他們有着奇異的潔癖。他們爲什麼要那樣抖着他們底手？那手上的污垢是可以抖到馬路上去的麼？污垢的手！當手上的污垢被抖了去，而現出一雙清潔的白手的時候，他們底面目現得更爲猙惡而且可怕了。

好一雙白手！愛清潔，有潔癖的人！那手上爲什麼不生出一些五月的花朵出來？玫瑰花，血紅的玫瑰花！

血紅的玫瑰花，從一雙清潔的白手上面生長了出來，而被栽植到柏油的馬路上！

噴水車來來往往，在馬路上面噴着水，壓住灰塵底飄揚；清道夫們手裏拿着掃帚，殷勤地工作。因爲，是五月啊，毒的月，防疫的時季。

馬路上面開着血一般紅的玫瑰花，那是污穢的陳蹟，是不愉快的記憶。用噴水車來洗了罷，用掃帚來掃了罷。從血蹟之中，是會傳播毒菌的。

夜晚，人們在馬路中央插着紅燈，急忙地用鐵鋤撬去了那留着血蹟的柏油路，

而在原來的地方另外鋪上了一層新的柏油。

夜晚過去了，一個清潔而寂寞的五月之夜。

我拖着我底孩子急急走過了街頭，想着清道夫們會因為劇烈的工作而發起熱來，而變得瘋狂起來的呀。

一九三五年，五月。

## 噩 夢

海波汹涌着，岩石現出瘳惡的臉面。

風如瘋狂一般地咆哮，似乎是要從人們底胸膛拔出那血淋淋的一顆心。

我躲在岩石底裂口裏，如同一隻野兔躲避着猛烈地從天空撲下的蒼鷹。

望着天，天是昏暗的！天從來沒有像這樣昏暗過。海浪由遠處滾了過來，披打着石岩。這吼聲，真會使得天陷了下來，將一切的生物壓死。

我看不見一個生物。在我底眼前，是一切原始的勢力之交流。我感覺着重壓，吐不出一口氣息。

生命，變得冰冷了。冷，冷，冷！

我渴望着有一隻飛鳥衝破這鉛樣的天之幕罩，或者，有一個巨大的爬蟲從這

岩石之中掙扎着出來，正如我常常想像着的一樣，從金屬和岩石之中爆出一個生命。

然而，風是如瘋狂了一般地在吹。

啊，風！瘋狂的啊！牠如同一隻利爪，牠拔着，牠抓着，牠攪着，而我這裏，在我底胸膛，我有着一顆血淋淋的心。

我感覺了激烈的苦痛。我展開我底手臂，我抓住我底頭髮，我撕碎我底衣裳，我讓鮮血由我底眼中滴，滴到岩石縫中，作出爭爭的響聲。我咬緊牙，咬着我底嘴唇，使我底全身發着顫抖。

一顆血淋淋的心被拔出了，從我底胸膛裏被拔出了，一顆血淋淋的心！

我再也禁不住發出了呻吟，我不能銳叫，我祇是呻吟着，我不能忍耐這激烈的苦痛。



我底聲音如同一隻野狼底嗥叫。我底牙齒是咬得這般緊。我忍住呼吸，將我所有的痛苦由這呻吟之中送出。

火燃燒着在我底胸膛，我憤怒。

憤怒的火在我底胸膛燃燒。我感覺得我底身體已經焦爛，我已經祇有最後的一口氣息在我底胸膛之中澎湃。

海在澎湃；風在抓，在拔；天是昏暗；祇有我底焦急的眼睛發出火光，

我屏住氣息，咬緊牙。我用手攀着石壁，兩足蜷曲，向前斜傾，如同一隻預備躍到敵人頭上去的野狼。

我感覺我底胸膛是在憤然燃燒，然而，我沒有忘却我底一顆血淋淋的心是怎樣地被拔了出去。

祇賸下了最後的一口澎湃的氣息，我用這氣息作着呻吟。

天是昏黑，海水澎湃，風在抓。

鉛樣的天蓋，壓，壓！

海將凝結，結成堅冰。

世界將變成死滅。

我窒息着，不能呼吸，也不能呻吟！

啊，啊，是不能呻吟的世界啊！

我力盡奄臥，不能動顫。

生命滅絕了，在這鉛樣重壓的世界。

死亡籠罩了一切，一切結成了堅冰。

沒有了天，沒有了海，沒有了風，沒有了生命——沒有一切。

是深秋之某日，我從一個郊外的秋夢中醒來，太陽仍然和我最初躺下的時候一樣，在稀薄之中顯着溫暖，而半已枯萎的秋草也仍然是那麼地在柔輦之中顯着強硬。我從草地上爬了起來，展視了週圍的世界。

「真是秋天啊。也許，不久以後，冬天就會來的吧？我有了這麼一個夢。」  
像這樣，我慢慢地，從空虛的心頭，將那半已模糊的噩夢回憶過來了。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

## 歲暮

### 歲暮

驚風駭浪之中傳來着消息，帶來了人們底嘶和吼。我們底纖細的神經戰慄了，而日子就一天一天地過去。歲云暮矣！

歲云暮矣！看見年歲轉換了，人們在日曆本上翻出了新的年月，我們不覺得有一些慚愧麼？然而，我們底神經是被麻痺了的。我們聽，但是我們能夠聽到什麼？

無有聲息地，我們底脚步踏過了平野。是多麼寂寥的行程啊！看見蒼天掩蓋了大地，雪花隨着疾風而飄落到年老的枯樹枝頭，我們是應當感覺痛楚了。

因為，如今已經不是來尋找遊戲的年代啦！

雪地裏的風光有什麼可以玩賞的呢？在一片白漠之中，我們難道自己不知道自己祇有一顆空無所有的心？『拾起枯枝來罷，來燒牠一團野火』——像這樣的遊戲如今已經成爲不可能的了。

歲暮，懷着茫然的心緒，腳踏着雪的平原，追逐着一條看不見的道路——然而，在無際的雪野之上，我們是用不着來卑鄙地印上我們底輕浮而不着實際的脚印的。

茫然地行着，行着，疾風吹着雪花拂過了我們底蒼然的臉面。在遠遠的林木中聽見了金屬和樹幹相碰擊的聲音，在那裏該是有着一個伐木人吧？伐木人在林間舉起了他底斧子，不疲勞地工作，唱出了激昂的歌聲，而我們底脚步却因此而變得癱軟了。

可羞恥的行程啊！是應當隨着過去的年歲而埋葬到永遠的遺忘之中去的！

## 迎春

刺耳的怪聲和嘈雜的曲調，這是人們所唱的迎春曲麼？

我憎惡這行列。醜惡的行列！他們在口中唱着『萬歲！』那是從永遠到永遠的意思。

『萬歲！』從永遠到永遠會有一朵陰雲遮住了和煦的陽光，使世人生活在陰森的空氣裏。

我翻着神奇的古傳，讀着我所不能了解的訓言。我猜想，我思索，然而我變得幾乎瘋狂；我感覺我是沈到一個無底的深淵之中了。我底身體發出抖擻，我意識到窒息與寒冷，我咒詛着這陰森的世界。

愚盲與無知在世界上行使着奇蹟。在神奇的古傳之上有着先代的哲人發出議論，說人類在上帝面前有罪，說飢餓的眼睛不能得到仰望天國的光榮，說長着舌

頭而宣說着智慧是對於神靈的褻瀆。而先知們也在說着預言了：『郇城將要滅亡，惟有信仰上帝的可以得救。』

我是信仰什麼的呢？我信仰着：『郇城將要滅亡，惟有信仰上帝的可以得救。』祇是，當郇城滅亡的時候我會哀哭麼？也許在郇城還沒有滅亡以前，我們會早已滅亡了。然而，那時候我們會哭麼？

我翻着神奇的古傳，讀着我所不能了解的訓言，感覺着苦悶，寂寞，和悲哀。

然而，人們是在街頭喧嚷着，互相爭辯着誰是上帝。『誰是真的上帝呢？誰能保佑我們在郇城滅亡以後還能得救呢？』

『一切的上帝都一樣仁慈的啊！』最明智人如是說了，於是，我聽見了一陣大的歡呼：『萬歲！』那是從永遠到永遠的意思。

行列過去了，那醜惡的迎春的行列！在行列背後被細縛了一個臉面蒼白的人，無疑地，那臉面上頭有着一對飢餓的眼珠。他是反對着古先知底預言，而將無神論

傳播給世人的，但是他不應當生來有那一雙飢餓的眼睛。

隨着行列底過去，白色的迎春市招便在街頭張掛出來了，在陰慘的風聲中，從街道底這一邊橫斷到街道底那一邊，如同有殯車將要經過的時候一樣。

## 祝 福

我將以什麼祝福你呢，啊，春天我將說你來得太早，或者說你來得太遲？

這還不是你來到的時候啊！告訴你，我們這裏還沒有玫瑰花。

你可知道——鮮紅而艷麗的玫瑰花是有着血腥氣的？

一年復一年，總是你最先來臨我們底國土，你，你可歡迎的客人！可是，今年，這裏沒有春天。

我將以什麼祝福你呢？我祝福你強健，祝福你帶來一些火熱的陽光和一些有着顏色的花朵。



當我引領遙望，想像着爲古昔的沙皇所控制的西伯利亞底囚房，我是失去血色了。我底手僵硬無力，經不起冰和雪底凍結。

你將帶來一些什麼呢？寒冷與飢餓是我們所習見的禮物。

然而，今年，你是來得太早。

今年，我沒有祝福，也沒有歌唱。

你將帶來一些什麼呢，啊，春天如今，我們這裏正是嚴寒。

你祇是給了我一絲溫柔的笑，和一綫和暖的光。

你是想將我關閉在溫室，使我在水蒸氣裏生長起來麼？

唉，水蒸氣祇使我蒼白而且枯萎，我是不慣於窒死在和暖的溫室。我需要着暴烈的火焰同陽光，正如一樹在山野生長的玫瑰。

祝福你呀，祝福你能強健，祝福你能帶來一些火熱的陽光和一些有着顏色的

花朵。

我將聽取你底呼聲盪過冰雪的草原；我將細察你底足音踏過凍結的河水；我將歡迎你底怒馬似的馳驅，來到我們底荒涼的田舍。

你將不會來遲，不會等到玫瑰花已經開過的季節？

然而，今年，這裏沒有春天。

今年，我沒有祝福，也沒有歌唱。

一九三五年，一月。



野 原



## 原野

原野是一個大的搖籃，又是一個古老的墳墓。原野上總是籠罩着靜寂。

原野裏隱藏着無數的世紀。

祖父在這裏耕作過，父親也在這裏耕作過。無數的世代耕作着同樣的田野，得到同樣的報酬。時候到了，活着的人們負着死去了的，送到山邱上去。

山邱做了過來過往的人們底指路碑。

祖父用蘆葦梗和柳樹條抽過父親底背脊。父親也像這樣抽過我底背脊。我咬着牙，忍受着父親底憤怒。父親領了過多的田地，超過了他底氣力所能擔負的分量；爲着過分的辛勞，父親變得憤怒了。

等我能耕作父親所領的那樣多的田地的時候，一家就會幸福了！——我這樣想着；土地就是黃金，這是父親時常說的。

然而，在蘆葦梗和柳樹條底抽打之下，我却漸漸地變得憂鬱。

原野不是明媚的，而祇是一個沈重而黑暗的陰影。

『土地是黃金』是的，土地可不就是黃金？不耕作土地的人是不能活的啊！

——可是，兄弟，我們可能拾起一塊乾土放到口裏，教肚子不要飢餓？我們可有一個倉庫？可有一個土圍子存蓄我們底糧食？

我變得煩惱了。原野底兒子是愚笨而且單純，不知道解答問題的。祇是，原野底面目我却熟悉，從我出生直到現在，我是生活在原野之上的。

我耕作着，如同我底祖父和父親一樣，在原野之上。原野可不是沒有改變麼？祖父是像那樣耕着田，弓着腰，住着茅屋，年年希望着能買一頭小黃牛，於是慢慢地老

去，嗆咳着，一直等着躺到牀上，把眼睛倦怠地閉下。父親也是像那樣。

一代一代地過去着，原野重複着同樣的故事。一代一代的人將祖父們和父親們送到山邱上先人所在的地方去了以後，又回到田野工作。

『除了像這樣，還能夠怎樣？』

從搖籃到墳墓，有蘆葦梗和柳樹條在背脊上面抽。

而無數的世紀就被淹埋在原野底背後了。

原野憂鬱着，秋風在吹：夜靜悄悄地，艱難地移動着脚步。

原野底兒子們嘆息着，不能忍受蘆葦梗和柳樹條。

過去的世紀是應當完結的。原野痛苦地生產着新的子孫。

一代一代地過去着。先人們埋骨的山邱也會有被剷成了平地的一天。



## 狼 嗥

野之號叫！豺狼全下山來了，在靜夜。

被飢餓所驅逐着，衝突，向着田野，無數的狼，紅着眼，拖着瘦長的尾巴。  
嗥着：『世界是要毀滅的！』

天上沒有片雲，有的祇是繁星和一鈎鎌刀月。

不下雨的日子，從繁星到火熱的太陽，輪迴了六十五次。

『是不平常的年頭啊！這年頭，是不平常的年頭啊！』

號叫的村莊，被恐怖所包圍了。

狼嚎着，在曠野，紅着眼，拖着瘦長的尾巴。

『我們飢餓！』

於是，噪着，衝突着，紅着眼，拖着瘦長的尾巴，大羣，向着田野奔去。

是夜呀，是沒有片雲，祇有繁星和鐮刀月的夜呀。大羣，向着田野作出了衝突。

『生路啊，死路啊！不能管到生和死，因為我們飢餓。』

瘦長的影子，巨大的羣——喘息，而且噪叫，移動着，奔跑着，衝突着。

田野裏佔據着飢餓的大羣，伸出了瘦長的舌頭，仰望着天上。

天上，有的是星羣，和一把鐮刀。

奔跑着，衝突着，前面，是龜裂的田野。大的羣移動着了。

無數的狼，紅着眼，喘息着，而且噪叫。

『我們飢餓！』

村莊戰慄着：

這世界是不能不毀滅的呀！

一九三四年九月。

## 旅途

好像是永遠也不能休止的競走，這旅程，是忙迫而且急促。好像是一個永遠的競走，我們被追逐着，被鞭策着，向前發動！心悸動着，要從口腔之中跳了出來。

『惟願我們底生命就從現在完結了罷！』

嘆息與呻吟的夜晚，趕着秋風還沒有變得要刺進肌骨的時候，一羣在路上奔跑着。

星光下面，好像我們一生就祇會休息過這一次。

孩子與老人被遺棄了，在後面，或者在沒有壯年人留下的村莊裏。婦人們哀怨地暗泣着，躲在自己底屋檐之下，不望天上。

「還問什麼天啊？天是沒有眼睛的。」

曠野靜寂着，沒有聲音。風，啞然吹過枯槁的平原，似乎是在憂鬱。

「就這樣歇息着麼？歇息到什麼時候？沒有希望的呀，像這樣……」

人都困乏了。是命定地不能夠休止的競走啊，這旅程。路上是浮的沙，田野裏全是裂隙。是不能歇息的啊，一歇息就會陷了下去，再也爬不起來。

是沒有憐恤的土地呀，一口水就是一個生命，然而，却祇能掙扎着，扼住自己底咽喉，使牠不要貪婪。

於是，在田野上，倒了下去。一倒下去，就不能再爬起來了。

「一生，就祇休息了這麼一次。」

陰鬱地走着。人漸漸地稀少了下來。

曠野裏散佈着的被遺棄的屍體，睜大着眼睛望着天上。

困乏的脚步踏着田野，發出空洞而軟弱的聲響。土地是戰慄着，人們從那上面  
走了過去。

一九三四年，九月。

## 秋夜

四個人，在田間的小徑上移動着，如同四條影子，各人懷抱着自己底寂寞，和世  
界底愁苦。

月色是迷濛的，村莊已經遙遠了。

小溪之中沒有流水，田間沒有莊稼。

路旁墳上的古柏，在月光之下顯得更其憔悴而蒼老了。

惟有秋風是在憂愁地吹。沒有夜露。

沒有目的的旅程，向着什麼地方去的呢？世界是一個大的荒原。

祇是如影子一般地沈默着啊。

低着頭，看着自己底影子沒在黃塵之中，想着被留在故鄉的人們底命運。  
往古的日子回到記憶中來，那些日子，如今是不會有的了。  
於是，脚步漸漸地移動得更爲緩慢。

往日，那是什麼日子？祇要把種子撒在地上，就是收成。手和足還有什麼用啊！  
村裏的人會釀酒，會織布，會笑，會唱歌。

工作裏面有着快樂。祇要得到了五串錢，可不是就有一畝自己底土地？  
青苗是可愛的；土地散發着芳香。

然而，土地却漸漸地變成荒蕪，漸漸地不屬於自己了。

四個人寂寞地移動着，如同四條影子。

烏雲却圍合了上來，罩住了整個的大地。



「就是能夠下雨吧，下雨又有什麼用？從枯槁的乾草和別人底田裏能夠希望收成麼？出去了的人就沒有能夠回來的；從往古直到現在，永遠是這個道理。」

於是，沈默地走着了。走向着不可知的土地。  
在心底，不知覺地闖入了客死他鄉的哀愁。

尋水的田蛙被飢餓的土蛇追趕着，發出了哀哀的鳴聲。

秋風在田野之中作着不可以理解的咒語。

「黑暗裏面還有前途麼？」

於是，哀愁的心如鉛一般地沈落了，給每個人加上了重負。  
移動着，寂寞地，四條影子，被埋在黑暗底懷中。

## 松林

松林不斷地喟嘆着，說着我父親底聲音。烏鴉在月下鳴噪了——不安定的今夜晚啊！

有我父親底臉面出現出來，朦朧地，好像是掛在松林底那一段，一個枝桠上頭。父親仍然是有着那一張憂鬱的臉。

被遺忘了的死去的父親底臉面，又出現在這異鄉的松林之中了。

在那時，父親還是中年，然而，也會常常憂鬱。父親帶着我走過村莊南邊的松林，小山上面，乳白色的徑路，在月下蜿蜒曲着。

父親突然停止了脚步，眼睛沈重地望着一個枝桠。

「老三，可還記得祖父？」

「不記得了。」

父親望着我，遲疑了一會兒，似乎是不知不覺不應當引起我底記憶。

松林喟嘆了，父親底眼睛濕潤着被忍住的眼淚。

父親低着頭，似乎是對自己說着，聲音低而沈重：

「祖父是一個長工，一個能幹的長工……」父親停止着，不能繼續下去。

我直視着父親底臉，但是，父親仍然是低着頭。

「後來，祖父得了癆病，不能當長工了。祖父沒有一升一碗田地，祇有我一個兒子，一個養不活祖父的兒子……在五十二歲的時候，在像今天的一個夜晚，祖父用了到松林來細松柴的繩子，把自己吊死了，就在這個枝杈上面。」

我沒有說什麼。我祇感覺着我底喉頭梗塞。我低着頭，看着父親身邊繫的一條腰帶。我模糊地意識到父親也是一個忠實而能幹的長工，祇是有着癆病；而我，則是

在我還沒有生出以前就命定地被派成了一個終身的長工的。父親也是沒有一畝田地。

『我今年四十二歲了，老三，』父親繼續說着，嗆咳的聲音如同野狼底嗥叫，震徹了整個松林。

不久以後，父親就沒有長工可做。

松林喟嘆着。父親並沒有想出他自己底處理自己的方法。

在父親承繼着祖父底方法，用自己底褲帶將自己吊死在松樹枝上以後，我就流落到這個城市來了。

在這城市中，我是懦弱而畏怯的少年人。我害怕着人們底陌生而敵視的眼睛，我更害怕着那靜僻的馬路旁邊的野梧桐樹底枝桠。野梧桐對於我是比松樹枝還要可怕的植物。

無論在鄉村和城市，都有着兩個世界。  
有兩條路橫在前面。我祖父和父親指示了一條。

松林不斷地喟嘆着，在這都市底邊沿。  
世界是靜止的，同時，又是在沸騰着了。

一九三四年，九月。

市 關



## 鬧市

這鬧市，牠吸乾了我底血液，使我衰弱而且怯懦。在鬧市底邊沿，我尋着那靜寂的道路，在昏黃的燈光下面踏着，讓我自己聽見我自己底足音。

工廠已經死寂，投下黑暗的陰影，橫過路邊。我底腳沈倦地踏着，踏着，踏在車輪所留下的跡印之上。

我感覺寂寞了。

鬧市，牠將我底鄉土投到了另外的世界，我聽不見親切的故鄉的語言，看不見鄰人底仁慈的笑貌。

我有着大的手和大的足，這是我父親遺留給我的產業——我也是個農民吧，因為我父親底緣故。然而，如今，我是在寂寞之中彷徨着了。



市區底外邊，從田野吹來了涼的風。憔悴的玉蜀黍在晚風之中搖曳着了。

——是秋天啊！

故鄉在什麼地方？——一個遙遠而淒楚的夢。

故鄉底人們如今是在收穫着麼？收穫的歌聲是遍佈着在寂靜的田野麼？金黃

的穗和雪白的棉朵是在晚風之中飄溢着植物底芳香和土地之氣息麼？

——不，故鄉，連最後的一滴溪水也乾涸了。

呻吟着而且嘆息着的故鄉底田野，那是一個不安定的戰慄。被驅逐的故鄉底少年人們，不久也許會結着伴而來到這漠不相識的鬧市了吧？

從鬧市可以學習到什麼呢？——人們說着到城裏去！

吃慣了樹皮和草根的口，難道是要來學習吸進灰塵與煤屑了麼？

語言。

人們會慢慢地學習着，看慣着發生的新奇的事情，聽慣着被呼喊出來的新的  
於是，鬧市張大着巨口，將人們吞了下去，吸乾他們底血液，使他們變得衰弱了。  
故鄉慢慢地變成了一個沈重的夢，土地底芳香將是一個遙遠的誘惑。然而，大家都  
是沒有了土地的人了。

集結着在工廠底近邊，工廠却祇是悄然，沒有聲息；烟突，牠變成了一個永遠的  
驚訝與永遠的疑問。

——兄弟，閒着是不行的啊，像這樣閒着。

——是的，兄弟，閒着是不行的。誰願意像這樣閒着？

——回鄉下去不好些麼？

——好什麼？回去祇是送死。

——……那麼？

——還有什麼「那麼」？

——這世界……

——就是這樣的世界！

交換着問答，搖搖頭，沈默了。

秋，在黑暗之中緩緩地降落，落在玉蜀黍底細長的葉上，奏動了簌簌的響聲。天上，沒有星和月。

是秋天啊！

在市外的田野之中，我沈倦地踏着我底脚步，而感覺寂寞了。

故鄉已經平靜地安息了麼？孩子們已經睡眠了麼？在星光之下，有故鄉底人們

甜蜜地躺在禾場之上，閒話着家常麼？

一顆流星衝破了黑暗的空際，劃出了一條銳利的紅線。

——不，故鄉底人們如今是伏在田溝之中，正在等待災難底降臨了。

秋風吹拂着，在市區底外邊。

我感覺憂鬱了。

——秋風，你說着什麼話？

——啊，我不懂啊，秋風，你說着什麼話。

一九三四年，九月。

## 青蠅

市邊區，馬路底盡頭。在記不起來的往日，人們慣常將垃圾往這裏運送。當垃圾堆成了小山，於是有人在上面建造房屋了。房屋自然地形成了一條弄堂。一條污濁的水溝從弄堂旁邊流了過去。永遠發出着難聞的惡臭。

是潰爛的都市底邊沿！潰爛的都市底邊沿吸引着青蠅，而青蠅就麇集在這潰爛的邊沿上頭。

我是這樣的一隻青蠅，被人呼喝，被人憎惡，被人驅趕。而當我疲倦於踏遍全市底馬路去找一個可以安頓我自己底身軀的地方以後，作爲一種必然的歸宿，我來到這弄堂之中了。

『攔樓上空着。高興，就住下罷。兩塊半，不可以再少。大家體面人。』

於是我住下來了。

弄堂裏住着粗暴的人們，粗暴，沒有禮貌，被人瞧不起，因此也愛罵人，愛咒詛，臉上老是表現出憤恨與殘酷。然而，又是多麼溫和，多麼良善，多麼沒有惡意而有着忍耐的美德的人們啊！

忍耐着，咬着牙，昂起頭，按一按自己底胸膛，將冰冷而似野獸一般的眼光掃了一下自己底女人和孩子，於是，低下了頭，沮喪地朝着破褲子倒下了。

『咳！這年頭，不是人過的日子，這年頭！』怨望而嘆息地說了。

這年頭，比不得別的年頭了。去年，弄堂裏有一家酒店，前年，還有一家烟紙店，上前年，還有一家小米店。然而，如今，弄堂裏的人們已經失却買賣的興趣了。

弄堂沈默了起來，人們全掛着憂鬱的臉。

孩子們悄悄地拿起鐵罐或者竹籃，出發到附近的垃圾堆去，不笑，不罵，也不爭奪，垃圾堆裏已經沒有可羨慕的收穫了；而少年的男子們，則躺在破褥子上頭，全沒有出去看一看的意思。

黃昏以後接着的是黑暗。而更爲深重的壓迫就埋伏在秋風和秋雨底暗雲之中了。

老虎灶旁也使人感覺了涼意。

樓下在灶披間裏開設的翻砂廠早已封閉了火爐。

敲着竹片的賣餛飩的人已經去得遠了。

細雨，隨着風，傾斜着落下。

靜寂而且黑暗。靜寂與黑暗之中鼓動着不安定的呼吸。

是誰底孩子哭了，絕望的哭聲打破了靜寂而黑暗的夜。飢餓底火在猛烈地燃燒了。於是，輪到了母親底惡狠的咒罵。

——怎麼還不死啊？死了一世界！

暫時的沈默，伴着淅瀝的雨聲。

於是，艱難而沈重的呼吸，起伏着在胸際，忍耐着，壓迫着，窒息着——輾轉着在破褥子上的男子終於迸出了一聲深長的嘆息。

——快死的啊！都是要死的啊！

我戰慄着，在攔樓上面。攔樓是黑暗的，黑暗而且狹隘，轉不過身子，伸不直腰。如同一隻鼯鼠一樣，我躺着，躺在薄弱的樓板上面，蒙着頭，想忘却了那些惡夢一般的思想。

而雨聲就變得更為淅瀝，風由曬台上面，通過了板壁，一直貫了進來。我試着將



自己底手和足作出最大的蜷縮。

夜變得長，長到光明底希望在沮喪的等待之中漸漸地滅絕了。

我想到世界和我。世界是黑暗的，而我是這裏蜷縮着，如同一隻鼯鼠。

生活，如同浮在無際的水上——我想着。生活，是在往下沈，往下沈，沈到自己會被淹沒得無踪無影。無際的水上是沒有道路的。

我想到了海，和海上的狂風，和狂風裏的船隻，而蜷縮着的身體就不自主地發出不可抵抗的寒戰了。

——一間烟紙店關門了，人們不再有口裏銜着紙烟的餘裕，一間酒店也關門了，但是，該有多少泥醉的漢子用燒酒燒着自己底飢餓的身體啊。我胡亂地想着。

於是，我底思想轉向了那個在那灶披間翻砂廠裏當着學徒的孩子。我感覺那孩子是有着過分的憂鬱而沒有一個孩子應有的活潑，除了他底手藝上的靈巧以

外。

而夜晚就遲遲地過去了。如同崩潰了堤防一樣，四面的工廠一齊發出了高聲的悲嘯。黎明是艱難地回來了。

我支持着昏昏的頭，爬出了我底攔樓，走到水管旁邊，想用涼水使我變得清醒。當我走到那灶披間，灶披間裏已是空着了，人去了，工具被移走了，祇剩下了一堆煤屑。

我感覺寂寞了。

那憂鬱的孩子？他不會再來。在秋風和秋雨裏，他會在馬路上面徘徊，或者，在垃圾堆旁看着別的孩子們從垃圾堆中拾起垃圾。他也會伸出手來，從垃圾堆裏去拾起一塊生鏽的爛鐵片麼？不，他會感覺慚愧。他是有手藝的人啊。然而，這世界將不會同情於他底驕傲。在夜晚，他將倒在任何地上，而咒詛這世界底殘酷了。也許，他將不

能忍耐，而憤怒地去找那不能給他工作的人們，而將他們底頭髮撕掉。

在迷濛的細雨之中，污濁的水溝發出腐爛的惡臭了。

弄堂是由垃圾堆裏生長出來的。

我們全都做了一隻青蠅。

一九三四年，十月。

## 無業者

倚着樓窗，在這凌亂的小房，心裏感覺了煩惱和憤怒。

望出去，是熟識的煙突。黑煙湧着，瀰漫着成爲大團。在斜射的陽光之下，煙隨着風，向着我底窗前吹來，黑色的小粒如同陣雨般地落下，落到我底頭上，落到我底胸脯，我底手臂上頭。

十三年煤火上熬煎着一般的生活，使我習慣了煤煙屑和牠底重量。

空際，煙雲波動而且起伏，幻出了奇異的形狀。在那裏，有着我底不可捉住的思想。我底心如同一隻窒息着的火爐。

淤塞的污水溝伏在我底窗下，在黃昏裏發出惡濁的水蒸氣。我凝望着那死的水，想着我所居留的小房，而感覺煩惱與憤怒了。

爲什麼憤怒？一個人還有憤怒底權利麼？

「人」？一個「人」？不，不是一個人，已經不是一個「人」，而是一條被剝去了一塊皮或者打折了一隻腿的野狗啊！

明天——明天在這都會裏就會又多出一條野狗了。從這凌亂的小房爬了出  
去，再也不能進來，祇有在街頭徘徊，去回想那十三年煤火上的煎熬了。

人吃人的世界！不讓人活的世界！

「有一天，當污濁的死水變成了清潔的河流的時候……」

我憤怒。

然而，我嗆咳。我底濃痰之中鮮明地現着殷紅的血絲，這是不用在強烈的陽光  
之下也可以看得明白的。

我還有救麼？還有希望麼？還能夠不讓我底身體永遠安放在這死水旁邊麼？  
從黑的煙雲下面你抬頭望：湧着，流滾着的是一團一團的黑暗。那就是黑暗。

太陽是會被遮蔽了去的！

天際，遙遠的天際裏，有着我底思想和願望。我願這煙雲瀟灑的天空會變得明快，願污濁的死水會變成奔放的河流。

然而，我底濃痰之中鮮明地現着殷紅的血絲，我不能壓下我底不可抑制的喘息。在急促的呼吸之中，我底心頭是燃燒着一些熊熊的火焰。我搔着我底被煤煙屑壓重了的頭，瘋狂的思想在我底心頭澎湃了。

『一條狗在被人追殺得沒有去路的時候是會發出絕望的咆哮，會露出了牙齒而現出豺狼般猙獰的臉面的。』

我伸出了我底仍然有着血色和紫筋的手。可不是仍然是壯年的夥子然而，三年煤火上煎熬着一般的生活却使我底身體吸收了過份的火氣，使我底永遠乾涸的喉嚨裏在這樣早的時候也會凝着濃的痰，而且痰裏還會帶着殷紅的血絲了。

我哀悼着自己，如同哀悼一條被人打傷的野狗。

「明天得搬走了，明天就得從這凌亂的小房爬了出去，而離開這又親切又是我所憎恨的污濁的水溝了；明天，我將如同一條生了病的野狗一樣，拖着無力的尾巴被追殺着，連涎水也滴不出一滴來了；明天，我將在任何地方去找一個可以容許鵲立的牆角，而咀嚼着我底愚蠢的思想了。」

我抬起頭來，望了天上，灰暗的空際繚繞着黑的煙雲。喘着氣，我舉起了我底手。「爲什麼不吐一口濃痰，或者吐一口鬱血？爲什麼不咬着牙，伸出豺狼似的爪將那黑色的雲塊扯碎？」

我嗆咳了一聲，吐出了一口鮮血。

然而，我感覺黯然了。

明天？明天就得從這凌亂的小房爬了出來，攜着污暗的鮮血，而向着任何地方去了。

一九三四年，十月。

## 夜行

冬夜。寒冷而且使人窒息。人們總有一天會在這下面死去的。

死亡所帶來的是永遠的沈默；到那時，不會再有人吐出不平的怨語來了。

我把單薄的衣衫裹緊，使寒風不來侵入我底肌骨，不來壓迫我底胸膛。

是的，先生，世界真是豐滿的呢。上帝爲了怕人們寒冷與飢餓所以就造下了無數命定着去滅亡的生物，供給着皮和肉。然而，先生，皮不嫌太厚了麼？肉不嫌太粗了麼？就是您現在這樣慈愛地跟着我底脚步走着的時候，您不嫌這碎石子的路是太不平坦了麼？

我曾經聽見說過：『上帝爲每一根艸降下了一滴露水。』唉，苦口，婆心，這樣關



切着世人，在人們心中散佈着平安與樂觀的種子！

可是，先生，老實說罷，在像這樣逆着寒風而向前扯着自己底腿子的時候，我真是甯願我能從什麼地方掠奪到一半截溫暖的棉衣。

怕甚麼醜呢？不瞞您：從朝至夜，從年頭到歲尾，一日一日都是有頭痛和鬱悶來糾纏着我們的。對於我們，那寶貴的時間祇是如同影子般在空漠之中流了過去。先生，真笑話，你不以為像這樣把日子過掉是太可惜的事麼？

如火一般熱的頭代替了溫暖，永遠壓塞着的胸會使人不再要求飽足。說起來，先生，我們是一直就像這樣過着生活的。

挺起了胸，昂起了頭，抖擻着脚步，向前走，黑暗的烏雲中間也還有誰撒下了一把一把的星星。好心眼兒的啊，在天上會得到報應的。

烏雲是這麼靜，這麼死；星星如同鬼魅底眼睛，對人們說着今日底死亡和明日底幻想。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

## 夜店

在寒風呼嘯着的夜裏，拽着疲倦的腿，沿着碎石子鋪成的高低不平的路，我如同一個永遠也不休息的旅人，向着市外暫時寄住的家走了去。一天，又是這麼一天過去了，昏沈沈地，跑完了一切的馬路，看完了一切的嘴臉，聽完了一切慈悲而令人感激的教訓。

『別那麼抖着呀，朋友！抖着有什麼用？年紀青青的，有的是氣力！像這樣，瞧罷，像這樣，撼起一塊石頭，扛到肩上，走它三里五里，還怕不出汗麼？』

真是辦法呢，將石頭扛在肩上！肩上沒有石頭是不能過生活的呀。撼着，扛着，身上出了汗，眼發了花，腦袋要脹破——奔跑着，在馬路上頭，撼完了每一塊石頭，那麼，這一天是到了應當完結的時候了。

寒冷麼發抖麼？在這世界上，不知道寒冷和不會發抖的人，也正多着呢。

是的，忍受就是生活，而且，這世界就是建築在人們善於容忍肉體的苦難這偉大的精神上頭的。在馬路上，可不是有着無數的人在肩上扛着石頭奔跑？是多麼寬闊的肩！是多麼會扛重負的人們啊！

我停立在寄住的小店底門前，用了永遠也不會發起熱來的手撫着門板，從門縫裏窺見了室內的火油燈。昏黃的燈焰苦悶地燃燒着，黑烟如同污濁的嘆息，直往上冒，矇蔽了透明的燈罩，使得室內現得異樣地慘澹。

一堆一堆低矮而腐朽的房屋全死去了。黑夜底影子扼住了每一個人底咽喉——在這時候，誰是應當嘆息的？而且，爲什麼還能有嘆息？

我輕輕地掀開了門，默默地鑽了進去，正如在清早逆着風從這門裏鑽了出來的時候一樣。

奄息的爐火還疲倦地燃燒着，爐旁蜷伏着可憐的憔悴得如同一個幽靈的老婆子。她以睜也睜不開的眼睛凝望着沸水壺中發出的水蒸氣，想到了死去的年老的伴侶和不知怎樣就沒有看見回來的壯年的兒子，忽然，就不自覺地哭出聲來了：「在以前也是有過好日子的啊！」

（牌客們苦攢着眉，瞪着眼，歪着腦袋，把污穢的手指伸了出來，抓起了一塊沈重的竹牌，手發着抖，思索着，苦惱着，懷疑着，不知道是自己決定了命運或者是命運要來決定着自己。）

沈默着，計算着身邊所殘餘的工錢，規劃着日子是應當怎樣挨過，想着在這樣的世界活上一天也就等於沒有活過，而望着這整整的一生，祇如同一塊牌從手指中錯誤地撲了出去，一個命運的打賭就這樣慘敗了。

沒有歡笑，沒有言語，撫着牌塊，如同戰場上的兵士撫着自己底傷口一樣。生命底打賭，一次又一次地失敗了。人們屏着呼吸，在沈默之中作着生與死的鬥爭。）

老婆子嗚嗚咽咽地哭了，抽搐着，不斷地搖着頭，好像瘋子一樣。

「嗯，死了……嗯，不見了……年紀青青的也都找不到活幹。呃，姓劉的客，今天怎麼樣？……嗯，說呀，告訴老婆子呀……老婆子是好人，老婆子疼你呢……嗯，你真好，不愛說話，又不喝酒……呃，今天怎麼樣有活幹麼？……嗯……嗚……老婆子真是苦命人啊……」

唉，我將告訴她什麼呢？告訴她說這世界祇是堆滿了無用的石頭麼？或者，告訴她把石頭扛在肩，上在馬路上面奔跑是一種羞辱而沈重的擔負麼？我不如說我底腳已經凍得冰冷，是需要一盆沸熱的水來把牠們燙得溫暖一點。

說起這生活。哼，生活？生活，就是肉體底殘害！一注下了下去，於是就把血和肉來作零的和整的抵押了。誰來接受這無價值的多餘的物品？簡直沒有人願意把這些生命底抵押品偏着頭來作出一個甚至於是很粗略的估計。

「滾開，別多話！明天來看。年青的漢子又怎麼樣？這樣大的地方，還怕少了你一個好寶貝！」

而那不知怎樣就沒有看見回來的壯年的漢子底影子就浮現到我底眼前來了。

可憐的寂寞的老婆子，她知道她壯年的兒子底下落麼？她將永遠也不能夠，除非她也能走到那幽深的，黑暗的，沒有底的，人和人並排擠着而呼吸着那自從有了建築物以來就從來不曾流通過的空氣的那個角落去——除非她也奔到了那個角落，她將不能知道她底壯年的兒子有了怎樣的下落，並且是怎樣在那裏躺着，以充滿着信念的眼睛仰望着一個遙遠而不可及的光明的明天。

將生命和命運打着賭的人啊！在普遍的世界之上掀起了血和肉的鬥爭，仰望着明天，信任着未來，如同怒馬一般情激而熱烈地奔赴着一個目標，一個惟一的目標，而血和肉就在憂鬱的時日裏變得模糊起來——塵歸於塵，土歸於土。

牌客們散去了，疲倦地，沒有歡笑，也沒有言語，一整個世界底沈默壓了下來，使得每個人底嘴唇惟恐不能閉得更緊。

『明天啊！明天該是發工錢的日子吧？』

夜是恐怖地靜寂的。老婆子如同一個遊魂，在昏黃的燈下閃來閃去，不住地發出低聲的嗚咽，如同一個瘋子。

『噫……噫……我底兒子……姓劉的客，你可見到我底那個好兒子？他可不是陪着你每天在麵館裏吃麵？……噫……噫……姓劉的客，你今兒可是一個人吃麵的……』

我抖了一抖，覺得眼前的油燈是整個地熄滅了。

飢餓能使人變成什麼呢？當寬闊的肩上扛着石頭，從這一條馬路底開頭走到那一條馬路底末尾，頭脹眼花而且全身出着冷汗的時候，人們怎麼還竟能有着如



駝鳥般負重的氣力呢？

在黑暗裏，我獨自回憶着一段新聞了：一百袋麥粉，在兩小時以內變成五千磅熱烘烘的麵包，分配給二千五百個等待着麵包的人。哼，那才是奇蹟呢！

我擦燃了一支火柴，讓那微小的火光照明了這破敗而暗澹的房屋。老婆子是倒在爐邊昏然睡去了，身體蜷曲得如同一個洩了氣的圓球。

『等不到明天的可憐的人！然而，不到明天是沒有麵包的啊！』我想着，而同樣地昏然睡去了。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

## 打鐵的人

打鐵的人們又尖着嗓子唱起那猥褻的小曲來了：『奴在呀，房中呀，打呀——牙牌呀……』模仿着女人們底聲調，分外刺耳。爲什麼老是唱着這同樣的小曲呢？難道除了這個就沒有別的可唱麼？而且，每次唱到那『啾呀而啾』的時候，連那年老的一個底吵喉嚨也參加進來，那合唱就顯得更爲可笑了。他好像還不大知道在他這種年齡原是不適於唱這種充滿風情的小曲的。

空氣是沈悶的，沈悶而且令人疲倦，因爲這正是一個七月底午後。太陽很好，很使人覺着夏天底熱力，天空是異樣地藍，藍得可愛。並排地列着的市房，以前曾經住滿過人的，現在多半空着了，除了這一間有着打鐵人底斷續而不奮興的歌聲以外，其餘全都靜默着。污水溝橫在市房前面，終年不會流動的，祇是在下雨的時候積滿

了水，在有太陽的日子又慢慢乾去。

野草一叢一叢地在水溝旁邊生長着，在陽光之下顯得蒼翠，茂盛，而且重濁。幾頭羊在水溝旁邊牧着草，似乎是從來就沒有人去照顧牠們的。

於是，火車急馳而過了，留下一陣濃煙。而羊羣就完全隱沒在黑煙之中了。

——連羊也要給煙薰的！看羊瘦成什麼樣子爲什麼不把牠們引到草場上或者山坡上去呢？難道那不是更好的地方麼？

——打牙牌！打牙牌！有什麼可以這樣快樂的？

這樣想着，對於打鐵的人們就忽然厭惡起來了。

打鐵的一共有四個，全是屬於一個家族，是前不久從鄉間出來，不知給誰安置在這廠屋旁邊，專門打些零件的。兩個正是壯年，但另外的兩個，一個是太老，一個則太小了，至多不過十歲。初來的時候，這些人整天敲鐵錘，扯風箱，給誰打傷了似地整天「唉！哼！」地叫，但是自從鐵廠停工以後，卻整天唱起打牙牌來了，或者老頭子埋

惹着壯年人，壯年人就打着小孩子；有時，是兩個壯年人互相毆鬥，小孩子就站在一旁怪聲叫喊：

——打架啊！要打死人的啊！

打架，人類底天性！二伯就是在那一年和五叔爭水，給五叔一鋤頭挖倒在田塍上，再也沒有爬起來的。雖然在後來五叔把僅有的五斗田賣了錢賠償給和事老和二伯媽，但在當時，在一滴水也許可以僥倖地救活一根稻苗，而一根稻苗也可貴的時候，五叔和二伯有什麼辦法可以不打架呢？

我想起二伯和五叔都是老實的農民，當收租的下鄉來的時候，都是一樣恭順地把最後一粒的穀子也捧出來，並且親自一擔一擔地送到鎮上去的。然而，二伯竟給五叔一鋤頭打倒在田塍上，而四年以後，五叔也沒有得到好死。從哥哥底來信裏，知道五叔因為不安分，給團防抓去，解到城裏去鎗斃了。

在老實的時候，還是那樣貪婪，暴戾，在不安分的時候，會變成怎樣呢？

我把哥哥底信拿起來從頭再讀着，那拙劣的信是永遠也讀不明白的。字蹟是那樣的潦草，所說的事情又極其瑣碎，但是，一些顯著的數目字和一種恐懼和不安的情緒，却證明着就是並無一升一角田地，連鷄也不養一隻的種田人，也竟有許多奇異的憂慮和擔負了。哥哥又說，今年底雨又下不得時，老秧是枯黃了以後才插下去的，就是能有六成收穫，也不夠償還租穀。鐵廠裏如果有事幹，就要出來當一名小工……

真是再糊塗沒有的想法出來做什麼？鐵廠關門了。就是不關，也不見得能夠進得去。住過職業學校，又在廠裏做過五年的人，結果祇有悶在這小樓上，何況哥哥是除了種田以外別無本領？我幾乎恨惡我有這樣一個哥哥，雖然他是那樣老實。

『吶呀而啲』的聲音是愈來愈難聽了，簡直變得和哭泣一樣地單調，使人忍不住要頭痛起來。

我憤怒地把頭伸出窗外，大聲對下面喊着：

——喂，不唱好不好？什麼事這樣快活？

聽得到的却祇是嬉笑似的回答：

——又不要你把錢吶，哪唱不得？莫擺架子啲，夥計廠關了，大家一樣……

接着，就是老頭子底沙音：

——大水把一家人都淹死完了。哪個快活？

我抖了一抖：我們全是沒有退步的人了！

一九三五年七月。



曲 鈴 簾





## 簷鈴曲

有風吹來的時候，簷鈴就叮叮地響着了。古暗的生活啊！每一次聽了簷鈴曲，就默默地計算起來在這幽暗的屋子居留過多少時日。

是什麼時候進了這屋子來的呢？在整個悠長的歲月之流中，那真如同一個不能記憶的長夢。在這裏，我消失了我少年的心和緋紅的頰，我模糊了我所從來的明媚的家園，而變為疲倦而無生意，變得非復人形了。

望着冬日的淡淡的陽光從鐵的窗檻斜射到古舊斑駁的牆壁，投着慘澹而抑鬱的暗影，我止不住地想着：家園是明媚的，兄弟們全有着勇敢和力量。然而，我在什麼時候才能從這裏走了出去，回到我兄弟們底懷抱呢？牆上黑影底轉移，是說着人底歲月之有限呢。

簾鈴響着，我底計算就在那搖曳的叮叮響聲之中迷亂起來了。輕輕地撫着背脊上被烙印的新痕和舊痕，就知道即使時日不催人老，自己底頭髮也應當已經變得斑白了。

然而，兄弟們總該還是健在的吧？祖父們也許早已不再過着從前那樣苦惱的日子？——得不着一個回答，使想託簾鈴隨着風帶個信去，說羈囚異地的兒子已經在嘴上生出了微髭。

一九三五年二月

## 陽光

陽光從欄杆縫裏透了進來，給了我一絲的暖意。慘白的無力的光，這就是人們所說着的春天底消息麼？然而，這是不明媚的啊。

記一記：一同在這柵欄裏擁抱過的孩子到現在共有幾個呢？一個一個全枯萎了，一個一個消逝了——消逝了在陽光下面。

我憶念着他們，於是，我輕輕地踱着脚步——也許，他們中間曾有一人留下一個依稀可辨的足跡，或者一滴已經變紫的血痕吧？患着腦膜炎而瘋狂了的那一個，他曾在那一角落裏嘔出過許多的吐沫。然而，我所尋得的却祇是一團破敗的蛛絲。

——他們全去了呢。去得遠了……

陽光已被烏雲遮蔽，祇須一時，暮靄又將惠臨了。陰冷的空氣將使我發出抖擻，呼吸也將變爲苦惱的。

一隻麻雀孤零零地從欄前飛了過去。想起來，應當快是燕子回來的時候了吧？燕子有着如剪一般的尾，牠是能剪斷我底飄忽的思想的。

燕子沒有回來；麻雀，你且留在我底欄邊罷，這是不會有人干預你的。我還想着能夠有人送來一小爐的火，讓火焰照紅着黑暗的屋角呢。

一九三五年，二月。

## 春 雨

雨絲飄進了鐵柵欄，黑暗的天空扯着閃，春雷接着響了，路燈變成模糊的。

記起了早晨來訪的人手中所持的楊柳枝，知道春天已經到了，然而在鐵柵欄裏是有着了如何慘澹的春光啊。

年歲消逝在鐵柵欄裏，暗雲罩住天宇，一天又一天地，日子過去了。我底心乾涸得如同枯萎的禾苗，幾個春天不曾見過青青的麥地。

一會兒，提着手燈的年老巡夜人會來的吧？最先傳來的會是那苦惱的嗆咳的聲音。我希望我們能有一個短短的談話呢，唉，老人。

——啊，同伴，你好！啊，同伴，同伴！

——啊，同伴，看雨絲飄濕了你底衣裳。

（而他，則在唇間露出老邁的微笑，用手摸一摸憔悴的臉和蒼白的鬍子。）

——啊，你好，同伴。又逢着你在中夜睡醒。

思想給雷聲震斷，心頭突然感覺空虛和恐怖了。望着雨絲橫飛，路燈在雨中霎眼，就想到了生命祇如一絲將斷的線。

那麼，我將趁着春天在鐵柵欄裏種植一顆種子麼？然而春天底心已經死在咒訊和呻吟之中了。我祇能咬緊牙，以出血的手爪在泥濕的地上抓着了。

一九三五年，三月。

## 壁虎

壁虎在牆上爬着——原始的，涼血的動物，困難地移動着四肢，不能支持地張着冷寂而憤怒的眼，正如我自己蟄伏在泥土上面一樣。看着壁虎在牆上爬，就不自主的伸出了手，想去觸一觸那冰冷的尾巴。

尾巴抖抖地跳動着，是渺小的掙扎呢。

冬天過去了，壁虎從蟄伏的地方回到了牆上：然而，當夜晚來到，牠會隱藏到什麼地方去呢？無力的冰冷的尾巴那麼抖抖地跳動着，是想挖掘一個小的窟窿，作為安身之處麼？

壁虎，請藏在我底身邊罷，我是沒有伴侶的了。沈重的心臟病使我變得軟弱而且沒有氣力，我不知道這苦惱的跳躍在什麼時候會使得我底心臟爆炸了。



夜晚來了，世界死了，我們也安息一會兒罷。苦惱地跳着的心在什麼時候會想不到地忽然陷了下去，使我把眼皮一次合下了以後就再也睜不起來。

記起在幼時母親所叮囑的言語，壁虎底尾巴是會攪人底耳朵的。祇是，我底心已經如同利刃絞割。壁虎，你能用你底尾巴攪着我底耳朵，使我得到一刻兒的安息麼？因為，我底心是這樣苦惱地猛跳着，我是變得這樣軟弱，再也沒有使自己平靜的氣力了。

一九三五年，三月。

## 夜分

死一般靜寂的夜分。想起這與世界隔絕的生活，是怎樣也不能忍受的了。

世界變成了怎樣呢？有生命活躍着和陽光照耀着的世界，現在不應當也是一樣地沈睡了吧？然而，世界之上有着災難，這裏也有着呻吟。

睜開眼，向着黑暗，禁閉室如同一個無底洞，牠吞食了我，使我感覺無休止的戰慄。

夜是更深了吧？夜寒會一分一分地加重起來，卑濕的地上不容你得到一刻安靜的蛻伏。我將做什麼，在這靜寂而寒冷的深夜？我將用污穢的指爪，挖掘着泥地來把我自己埋葬麼？

然而，我還年青啊！年青的血液還沒有在我底血管之中冰凍。血液騰沸着，祇是

我底喉管却已經壅塞。石油，植物油，動物底脂肪——可怕的刑具，牠們使我底喉頭充滿了惡瘴，連呼吸也感覺艱難了。我底指爪搔着卑濕的泥地，冷汗却滲透了我底額頭。

可咒詛的啊！『一朵朵櫻花被踐踏到泥塗之中了。』

明天，隣室裏那個終日呼喊着的孩子會羔羊似地被牽了出去。他們將讓他見到他所渴慕的太陽呢，或是讓他永遠沈默？他那灰的眼珠和蒼白的臉面是會從我底門前經過的。而我，我則將要永遠數着太陽底沈落和升起，比較着日子底短和長。

一九三五年，三月。

## 一個人底死

傍晚的時候，我攙着他出了簡陋的茅屋，一直向着太陽斜落的方向走去。場鼻的老婦人和幾個不解事的小孩一直把我們送到村頭。那情形是非常悽慘的。

『沒有看見過這樣的急痧，刮也刮不好，』老婦人仍然嘆息着，『到鎮上去看看罷，我看洋人也不中用的。』

接着，她又憐恤地說了：『都是這樣年青的人呢！這樣年青！』

三天以前，從驚風駭浪裏他帶着我出了省城。我們底心悲憤着。天是酷熱的，我們底行動又是那樣匆忙，使我忍不住地發出了埋怨。在那時，是他安慰着我，提起我底精神。他說：『你簡直比蕭跛子還不中用！』想到那穿了過大的竹布長衫的蕭跛子，以兩跟拐杖慢吞吞地撐着，背上還駝着一個小包的神情，我真想立刻發笑了。

『蕭跛子到哪裏去呢？』

『南鄉。南鄉底農民他差不多都認識的。』

『我們呢？』

『我們到三盛鄉裏去。三盛老娘我是認得的。』

我站在路中間停立了一會。我感覺我底脚是酸軟的。

『怎麼樣，明？』

我想不出話來回答他，然而，却不自主地輕聲嘆息了。

『不應當這樣，』他沈着地說。『這不過是試驗底開始。我們有一條又長又艱難的路。』

然而，在村中還沒有頓上兩天，在這一正午，他却忽然得了這奇異的『急痧』，由頭痛，肚痛，以至於全身痙攣，手指不斷地收縮，口裏發出不清楚的語言，祇是沒命地嚷叫，在地下打滾。老婦人用鋼針刺了他底各個手指，又用銅錢刮了他底頸，背，手

綳和胸膛。但這僅僅使他出了多量的汗，而慢慢地由苦悶的嚷叫變成了昏迷的沈默。

雖然是在秋收的時候，但是村子裏却十分寂寞，幾乎沒有一個壯丁。連壯年的婦女也不大看見的。人們好像是在躲避着或者預備着一件災難底來到。

『怎麼辦呢？』我絕望地，不知所措地說了（那正是一九二×年，那時我還年青，對於世事也是全然隔膜的。）我望着老婦人，似乎是想從她那裏得到一個救助。老婦人祇是搖搖頭，塌陷的鼻子悲哀地振動着，表示着同樣地沒有辦法。

時間遲遲地過去，太陽不斷地向西移。他倒在竹牀上，不時發出一聲長的呻吟，但隨即又咬緊了嘴唇，沈默了。我們只能當他每回哼過一聲以後就把涼水澆一點在他底頭上和胸上，望着他底遍身被銅錢所刮破的紫色的傷痕，我是感覺着淒涼的。

『誠，你怎麼樣？』

出乎我底意料，他忽然睜開眼睛望我了。多麼疲倦，然而多麼光彩的眼睛啊！他指了一指他底口。我知道他是渴得難受，就把涼水給他灌進了一杯。於是他又疲倦地闔下了眼皮，昏迷似地睡着了。

他底臉變得晚霞般地赤紅，呼吸是那樣的急促，如同被人追趕着的一樣。老婦人時時用手輕輕地摸摸他底頭額，但是，接着就絕望地把自己底頭搖動起來了：『不是急癩。你看，這樣發熱！』

傍晚的時候，他又睜開了他那疲倦而光彩的眼睛，並且低低地，然而清楚地問道：

『三盛沒有回？』

老婦人祇是搖搖頭。

『那麼，明，你送我到鎮上去。在這裏祇好等死。我不要死。』  
接着，又回憶地，而且好像譏嘲地說了：

『鎮上有個濟世醫院，我記得的。幸虧沒有把那帝國主義者底醫院打倒……』

送我去，我不要死。』

我幾乎是背負着他走了那三十五里的長途。鎮上也是寂寞的，而且，已經是昏夜。站在那有着十字架浮雕的醫院門前，老等着有人來開門却無人應聲的時候，開始苦痛地呻吟着了。那不僅是苦痛，而且也是一種極深，極可怕的絕望。

『誠！安靜一點罷！』我說。

『是的，我安靜和平日一樣。』

終於，睡昏昏的司關人把門開了，發着牢騷，憤然埋怨着不該在這樣的時候來敲門，使人驚驚惶惶。

『醫生在麼？有急病的病人。』我謙虛地請求着。

『什麼醫生？』

『有外國醫生麼？』



『外國人敢回來呀？這樣的世道！』

『那麼，總有醫生吧？』

『醫生統跑了。』

門，砰然一聲又闔上了，把我們留在完全的黑暗裏面。

『誠——』我已經說不出話來，我不知道應當怎樣對他說，但是，他好像反而安靜了起來，似乎他已經知道了有一個怎樣的命運在等待着他。

『扶着我，去找一個安身的地方——一個小旅館。我底頭會裂的！』

多麼沈靜的夜啊，沈靜，寂寞，淒厲，恐怖！有時，從市上傳來一聲犬吠，有時，也有一兩聲疎落的鎗聲。誠呻吟着。終夜，我不斷地把案頭的煤油燈移到他底牀頭，照一照他底臉色。他底臉是赤紅的，如同一團火在作着最後的燃燒。他嚙語着，暴亂地轉側着。有時，甚至於用牙齒咬着牀板，發出刺耳的鈍聲。

『我不要死！』他不斷地反覆着。

我呼着他底名字，我喊着『誠！』但是他已經不知道是我在呼喚他了。他底眼睛充滿着血絲，他底呻吟高而且長。我又能夠對他怎樣呢？我是這樣年青，我膽怯，我沒有任何經驗。我想捉住那暴亂地槌着他自己頭部的手，但他底拒抗力却是出乎我底預料之外的。

『誠真是會死的麼？』——這樣青年，這樣年青呢！『我想着誠在幾年以來所作的一切事情，和他所表現出來的一切善良的質素：勇敢，強毅，鎮靜，而且有着那麼豐富的對於朋友的摯愛和熱情。這些都不是可以輕易集中在同一個人底身上的。我想着誠所給我的許多好的影響，他是怎樣如同一把火炬將我吸引了到他底身邊。』一個青年這樣的一個青年！然而，現在，他幾乎變成一個狂人了。

我忍住眼淚，以戰慄的聲音試着再喊一次他底名字，我輕輕地喊着：

『誠！』

這戰慄的聲音好像一道符咒，使他立刻安靜了。然而，這却是一堆從內部燃燒盡了的火燄，已經快到崩潰和熄滅的時候了。

他以滯鈍的眼睛注視了我好一會，然後軟弱地說道：

「明，我快死了——」

我祇有默默地忍住抽泣。我相信他所說的是實話。

「我時常預備着死，但是，我沒有想到我會死在這小鎮上，這樣的一個小旅館裏的——」

夜緩慢地逝去了。隨着晨鷄底第一次報曉，一個人就這樣死去了。一個青年，並且是這樣年青！

我坐在誠底不會瞑目的屍旁，所有的思想都在我底腦中模糊起來了。

# 曲來歸



## 歸來曲

伐木人底斧聲丁丁地響過濃密的山林，傳到甯靜的村中來了。午後的鄉村是沈睡着的，空氣之中罩着難耐的疲倦。

旅人歸來了，在異地被當作了異鄉人的，在家園也被當作了陌生客。而旅人也覺得寂寞了：『這，就是我底家鄉麼？』

——到後山去聽一聽松風吧，松風是親切的。  
松林之中，母親底墳墓變成了一塊平地。

世界是經過了如何的變遷啊。村南和村北已經全不是故時的景象，惟有古槐

仍然那麼老態龍鍾地立在村前的池旁，見過了無數年代底種種經歷。

古槐索索地私語着呢，說是去了的人沒有再回來過，村裏的炊煙是日日變得稀薄而且落寞起來了。

村子是靜寂的，沒有小兒女來歡迎遠地歸來的旅人了。  
瘦瘠的黃犬躺在道傍，以似曾相識的眼睛矚着歸來客。

一九三五年四月

## 烏夜啼

遲緩的脚步，沈重地踏着自己底影子。路是孤寂的。

天是一片大海，月亮浮在海當中。夜深了呢。

是回家的時候了。家——泥土築成的矮屋；在家裏，有人等待着輕輕的一聲敲門。

村前的流水依依地響，月光傾瀉在平靜的水面。

破蘆蓆拋棄在溪旁，無聲地沈默。是的，當家的在一月以前死去了。

於是，就站在溪旁，望着清澈的溪水，想着一生的命運也是像這樣清澈的呢。



沒有抱怨。不怨天，也不恨命。

人活着，是靠天吃飯的啊。

一生，從來不曾做過欺心的事，祇是勞苦操作，咬緊牙；然而，天欺人，連一個伴侶也不給留下呢。

輕輕地撫着泥牆，聽見了年邁的公公底嘆息，就止不住地流下了眼淚。

『公公，嘆什麼氣？反正，是天欺人。』

月光從破壁透進屋子，照着虛空的土坑。夜深了呢。

一九三五年四月。

## 松林底故事

從幼年起，我就愛獨自徘徊在松林裏的。媽說過，松林裏有着紅髮的女鬼，但是，從幼年起，我就愛上了松林。

媽是松林底女兒呢。媽是在松林底懷裏長大起來的。

『媽，山去，砍松柴喇！』

於是，媽就寂寞地笑了，輕輕地拾起壁下的斧子和麻繩，赤着腳向着松山走去。媽有着矯健的身體和靈活的足。無論是晴朗或是陰暗的天，媽都是要到山上去的。媽時時坐在松樹底下，癡癡地默想，媽是有着心事的女人呢。

從幼年起，我就愛獨自在松林裏徘徊。松林是寂寞的地方啦。

我愛拾起一個松球，當作我底玩具。

『松陀婆婆，

滾滾陀螺』

當松球寂寞地滾下了山坡，我就變得更為寂寞了。

於是，我聽着松風底吼，松風吼着，如同波濤。山就荒涼起來了，

媽會寂寞呀。媽祇是一個人向着山岩爬去。

媽還會回來的麼？

當媽感覺疲倦的時候，媽會怎樣呢？

媽該不會躲藏在岩石之中的吧？

我攀着松樹底枝和幹，在岩石上面向着山上爬。

山是崇高的呢，崇高而且遙遠。

媽在哪裏呢？媽是在深山之中了。

在深山的岩石上面，媽赤着足，背着松柴，寂寞地踏着，一步一步，不歌唱，也沒有呻吟。媽是有着沈默的習慣的女人呢。

『媽，家去吧，雲迷了山脚。』

於是，從遠遠的山巔，媽踏着輕而寂寞的脚步，回到山脚來了。

在映山紅開滿了山麓的時候，媽去到了深山就沒有再回來。  
媽把她底寂寞的笑容留在山上的每一根松樹枝桠上頭了。

一九三五年四月。

## 白鴿

白鴿從天外歸來，落在破瓦屋之上。

而我記起，有一個溫柔的夢是曾落在我底心上的。

當我記起故鄉裏的人，我也會記起你純潔的羽毛，和溫柔的手指。

你底白色的翼是曾經做過我底維護的啊！

這一回，我會到山後去看過你底曠野的居室，然而，如今我是見不到你了。

爸爸早已死去，因為一個農民底擔負是太重的；而你底媽媽，你猜她變成了什麼樣子？……已經不是昔日有笑的『嬌娘』，而變成了一個瘋瘋癲癲的老婆子了。我撫慰着她，猶如撫慰我自己底媽媽一樣。

然而，她也還能認識我就是她在昔日所曾鍾愛過的孩子麼？

「敏姑兒！咳她老子一死，她哥哥也跑了。靠她，一個女孩子，還能撐起一個家來麼？管她到哪裏去了！反正，回來不得……」

一隻白鴿，飛了！飛到遙遠的天外去了！

我記起，幾年以來這家園是經過了如何的變遷。從難以忍耐的口唇之中會發出了如何憤怒的怨言和咒詛，使大地都因之而起震動——而你底清脆的歌聲是應當作了這偉大的合唱之中的最高音的吧？

（從幼年起，當我們嬉戲於村前的槐樹之下的時候，你可不就愛說着這樣的話：『咳這可不興！』如今，這樣的話語還是說着的麼？）

我也記起你兒時的笑貌，嬌而優，而你底跳躍則正如一頭小鹿，迅速而且敏捷。

這些，如今都還保存着的麼？從艱苦的生活之中，也許學習了許多往昔之時底鄉村女兒所不能學到的知識吧？

白鴿飛來了，我輕輕地說了我底祝福：  
你遙遠地飛着的，但願你是平安！

一九三五年，四月。

## 獨感

鷹乏了，憩息於山岩之上，沈默着，垂着雙翼遮住她底爪子。

我看過鷹飛，也聽過鷹底歌唱，而如今，鷹是乏了。

疲乏麼？是的，有一日我也會變得疲乏起來，感覺得山路底崎嶇不再適於我底脚步了。

到那時，我將默坐在險峻的岩上，雖有深壑在前，也再無畏懼的心思。山雨會來的。我將不自主地流出感激的眼淚。

想一想長途的跋涉，千重水和萬重山！但是，那些留下了什麼痕迹？日以繼夜的煩惱祇是將心靈剝蝕得更為貧困而且破落起來了。



山變得暴亂起來了呢。天風抖着山林，作着令人戰慄的怒吼。

（雖然是在草木繁茂的季節，我彷彿記起枯風掃落葉的時候了——

在那時，豈不有失羣之兔張惶遁出叢林，現出忘方向的窘態？

於是，我急忙起立，去尋找我底路——

而山鷹則已騰飛於山頭，發出淒厲的長嘯了。

一九三五年，四月。

## 夢

這分明是一個夢，然而，一切都是這樣真切的。

他回來了，從遙遠的地方回來了。他顯得疲倦，但是在他底眼睛裏却仍然停駐着那舊日的異樣的光彩。

他不是更瘦了麼？他底顴骨不是比從前更加突出了麼？

他底面色不是更黝黑了麼？他底眉不是比從前更濃，更緊皺了麼？

我想着那萬里的征程，幾年的轉徙，不斷的鬥爭……

在一個夜晚，在和敵人打過了一個酣戰以後，他也許還能跟着兄弟們再走九  
十里的長途，不會落在後面——白天，他也許是和他底兄弟們躺在某一個山石的  
洞裏，躲避着從天上飛來的襲擊。

他仍然和以前一樣沈默。但是，他不會忘記我。在這個都市裏，他還在這樣的一種掩蔽的衣裳下面過到我這裏來。一見到他，我就認出他來了。

「你回來了，助？」我握住他底手，輕輕地問。

「是的——」

「這裏對你是很危險的，助。」

「是的。可是我就要走了。」

「你什麼時候再回呢？」

「我……當我們再回的時候——」

他微笑了，是那樣的從過去的悲慘裏想到了未來的光榮的滿足的微笑。

我送着他，走出門外。

「我們不是七年不見了麼？」他忽然說了。

「七年，是的。」我回答他。

『這七年你怎麼樣？』

我怎麼樣？我將用什麼來回答他？一切都是這樣顯明——這七年我一直還是這樣。

我沒有回答。我低下了頭。我覺得我底心也在沈墜了。

他將一塊黑布蓋上了他底臉面，如同一個影子一般地幌到了街心。

他去了，去得遙遠了。也許，這不是他活着回來了吧？也許，這祇是他底已經停止了活躍的生命底影子？誰知道呢？

然而，一切都是這樣真切的啊！

一九三六年三月。



間 夜



## 夜間來訪的客人

對着慘黃的燈光，看着一根根發顫的絲，聽得街頭漸漸變為沈寂，幾乎連一葉落地的聲音也竟能聽出——於是，我知道夜晚已深，一天，將要過去到遠遠的望不見的地方去了。這樣，心裏就覺着寂寞。

我抱着頭，如有所失，我不時走到窗前，望望窗外的街燈，街燈沈默着，祇是如同一些蒼白的沈默的眼睛。這使我更為寂寞。

零亂的書案和案上的一切擺設，那爲了消磨生活和時日而擺上的那枝細的筆和一些薄的紙，和那些書卷，在這時，對我全變得陌生了。我曾寫過，我曾伏在案上，用那細的筆和薄的紙，也曾展開那些書卷，如同展開一些神奇的魔術的古籍，對着牠們作出幻想。每一個日子是全都像這樣消磨了去的。



我嘆息了。

我希望有一個人來，一個近地的朋友，或者一個遠來的客人。我寂寞。於是，我操起那細的筆，在紙上寫着一些我所熟知的名字。

生活是怎樣過去的呢？過往，是可以追慕，可以惋惜的；現在，却祇是挨磨着，希望牠能早早完結；而未來，則是在那美麗的希望之中迷糊了。

我輕輕地嘆息了，想起了一句熟識的詩句，於是提起筆來，在紙上輕輕寫道：

『如今，希望是寫在水上的。』

『你又在寫麼？』一個聲音突然在我身後響了。我感覺驚異，回轉頭來。無論如何，這應當是一個友人，然而，是多麼生疎的一位友人啊！他挺起高長的身體，站在我底身後。他年齡並不現得大，應當不會超過二十歲，但是有着因為生活底折磨而瘦削了的臉面。那眼珠，是黑得放光的。他伸出大而油污的手，在我底肩頭拍了拍。

『你不認識我麼？』他微笑着，使得臉面現得更為瘦長了一點。

「——認識的，」一時想不出適當的話，我這麼含糊地回答了。

「也許你不認識我，可是我是認識你的。你時常寫，並且時常嘆息。你很寂寞麼，不是？」

「是。」——我微微起了一點困窘和不適的感覺。我點點頭。

陌生的客人，却真像一個熟識的朋友似地，用那黑得放光的眼睛掃射我底書案了。他拿起了那張薄紙，緩慢地唸着：

「如今，希望是寫在水上的——」

他點點頭，似乎努力想去了解那話語底意思，但隨即說道：「很好。」

我笑了。

「笑我麼？」他並不覺得侮慢，却是嚴肅地問了。「笑我不懂你？」

他盯了我好一會，然後又望了望他自己身上的油污的藍布衣服。這顯然是一  
與機器和車油發生密切關係的人，但是，却是這麼年青。

我困窘地搖搖頭，竟後悔我不該笑那麼一笑了。

「不，我懂。我每晚聽着你嘆息。可是，每晚你都是寫出像這樣的話麼？」

「……………」

見着我不能回答，他又接着說了：

「你白天寫不寫？」

「也寫的。」我無可奈何地點點頭。

「你白天也嘆息麼？那麼，你白天也寫的是這樣的話？」

他又盯着我，用他那黑得放亮的眼珠。於是，他搖搖頭，也嘆息了。那聲音好像是表示失望，也像是表示挪揄。我困窘着，我不敢和他說話，也不知道怎樣和他說話。這陌生的來客是使我過於無所措手足的了。但是，他却開始在房裏踱起步來，似乎是在想着些什麼。

「你也是那種常在外面走動的麼？」他突然站定，這麼對我問了。

我不明白他底意思。我祇好瞠目對他看着。

「你看見人吃人肉，人喝人底血麼？」他底臉面突然現得悽慘而且奮興起來。  
「你看見麼？你聽見說過麼？不，你一定聽見說過，也許你竟看見過給人逼死的人

……但是，你不懂得。」

他又在我底房間裏像一個老相識似地踱起步來了。我忍不住地問道：

「你要做什麼，朋友？」

他應聲停止下來，但是，却不回答我底話，祇是自己說着：

「你們是寂寞的人，是苦人。我知道。希望是寫在水上的。我知道。這話寫得很好。可是，你們能同樣真切地寫點別的麼？我看得夠了，我受得夠了。我聽着你每晚嘆息，我聽着你每晚寫。你也許會流眼淚，是不是寂寞！苦受罪爲自己，爲世人！但是，你能說得明白人吃人肉，人喝人血的事麼？你能爲那給人吃給人喝的人回答一些極簡單的問題麼？你能給他們——我們——一點真的奮興麼？」

他盯着我，好一會。於是，朝着房門疾疾地走去了。我跟着他，想爲他打開後門，並且看看他會走到什麼地方去。但是，在我底房門外面的樓梯口上，他却停止了，再一次回頭來對我盯了一次。

『你不能。你不能！』他疾忙說着，於是，指着樓梯下面的開着的攔樓，接着說下去：『我就住在這裏面。我每晚聽着你寫，我聽着你嘆息。我也陪着你嘆息過。我當然有許多許多可以嘆息的事情。我有許多事情，我有許多給逼死的朋友和兄弟，我都想告訴你，說給你聽，請你給我寫。可是，我想起來了，你不能寫。你不能。』

他爬進攔樓裏去，扭燃暗淡的電燈，把門板拉攏，而我就被拒絕在門板外面了。

夜晚更深了。我伏在案上，望着我所寫下的一行字句。

如今，希望是寫在水上的。

我把那張薄紙抓了過來，一片一片地撕成粉碎。

## 急風

外面，急風吹着橫雨，中間還雜着雪粒，滴滴地敲到破了玻璃的窗門上；浪和潮在岩頭碰擊，增加着煩躁和抑鬱。孤立的房屋是陰森而且黑暗，原來祇是發着慘黃微光的油燈竟也閃不出一絲光亮地熄滅了。我蹲在屋隅，把頭埋在手裏，努力把眼睛閉緊，好像深怕眼睛一睜開來就會有無數的鬼影突然出現在眼前似的。

我厭惡這些鬼影。我厭惡牠們。

日子，真不曉得是怎麼過去的。這一天又一天，祇是如同無窮盡的折磨。我厭惡這生活。我厭惡這麼每天躲在屋子裏，耗子似地蜷伏，並且正如敗家的耗子一樣，祇是每日狠命地吸吮着而且咀嚼着自己底思想，當作生命底糧食。我抱緊我底頭，我想像着，如果我真能有那麼一天，從這孤立而陰暗的屋子走了出去，那麼——

啊，無際的天，  
澎湃的海！

我打着抖擻，  
夜晚有些寒冷了，  
我把冰冷的手互相搓揉，  
使牠們能夠發出一些  
暖熱，  
我用手探索着我底全身，  
好像一個準備站立起來却又感覺乏力而且衰弱的  
病人一樣。

我不是太衰弱了麼？  
摸摸撫着我底無力而僵硬的膝蓋，  
我幾乎不自主地打了寒  
慄。

在面前的，  
是眼睛所不能看透的陰暗。  
我向那陰暗注視着。  
我底注視是那樣長  
久，  
他我底眼睛幾乎昏迷。  
我注視着，  
注視着——

黑暗，  
黑暗，  
無窮盡的黑暗！

『黑暗以外呢？  
黑暗以外的是什麼？』  
我輕聲自語着。  
『倘若在那裏能有一個  
空隙，  
我就要從那裏穿過去……  
啊，無際的天，  
澎湃的海！』

急風呼嘯了，窗門開了，雨點和着雪粒無情地從窗外湧了進來；房門也開了，似乎有人蹣蹣地如同一個影子從海底那邊飄進了我底房間。

我驚恐了，急促地問道：『誰？』

『我，兄弟』

聲音是熟識的，是那樣的沈重，如同鐘鳴。我聽過這聲音，但是我記不起來這是誰。

『兄弟，你忘記我了。』

猛然，我記了起來，這是一個兄弟，這是我思念着的一個兄弟。

『不，不，』我辯解着，如同遇見了親人，『我記得你。我時常記念你。你從什麼地方來？』

『從有風暴的地方來。』

『從海那邊來的？』我呼叫着。『海那邊！海那邊！』

『是，兄弟！你還在這裏？你還把自己鎖在這裏？』



『我！』我惶恐地回答，『是的，我還在這裏。但是，我厭惡這樣，我厭惡。這生活是無窮盡的折磨。』

他摸撫着我，用一雙火熱的，濕淋淋的手。我想看一看他底臉面，但是，在黑暗裏我看見他。

『那麼——』

『我厭惡，我深深地厭惡！』

他握緊我底手，握得那麼緊，使我幾乎戰慄。好像有雨點飄到了我底臉上，那好像是一滴鮮血，使我聞見了血腥的氣味。

『那麼，隨我去！海那邊去，有風暴的地方去！』

『去？』一陣風湧了進來，使我不自主地退縮了一步。

『是的，去！』他叫着，不顧我底退縮。『不要再留在這裏！你瞧，你枯了，你瘦了，你把自己吸吮乾了！啾啾，你底手！你底手這樣冷！你怎麼樣了？你是這樣枯瘦，這樣軟弱。』

你沒有變得強壯一點！你抖擻。你冷？你厭惡這裏？你要走？你想從這陰森和黑暗裏走了出去？你想離開這孤立的懸岩？那麼，去！兄弟，你聽，風在叫！外面是浪，是潮！去！到那浪潮裏面去！這懸岩會崩的，這屋子會倒的，你會跌倒得爬也爬不起來！」

我傾聽着那浪和潮是如同奔馬一樣地吼嘯。我戰慄了。我頹然倒下，微微嘆息了。

「等一等，我太軟弱，」我底聲喃喃着，急急抽回我底手，掩面哭泣了。

「是的，太軟弱，我們全太軟弱，」他同情地說：「但是，日子不是白白過去的。你摸我底手，這上面滿是淋淋的血。一個巨浪把我和別的人打開了，將我撞到岩上去，我還來不及凝神看一看，來不及去攀一攀岩石，可是，又一個巨浪又打了過來，我底手在岩上刺破了，我底頭——你摸摸我底頭。」

風在叫着，岩石在震顛。我恐怖地伸出了我底戰抖的手，摸撫了他底頭和全身。他也伸出濕熱的手來，把我底手緊握着。

「日子會把我們鍛鍊得強健起來的，你可知道？你不相信麼？你祇是戰抖！你戰着抖着就過完了這麼許多日子麼？——咦，爲什麼又把你底手縮了回去？你又要用自己底手把自己鎖住麼？你要回到你那牆角去？你不要出去了麼？海那邊，海那邊，風暴裏面！你懼怕？你膽怯？你捨不得你那陰暗的牆角？那麼，你爲什麼厭惡？你厭惡什麼？——你哭麼？唉，我知道，我全知道。我見過了！你哭罷，你厭惡罷，你咒罵罷！你自己吸吮自己，自己咀嚼自己，也自己埋葬自己罷！」

他抽了一口氣。我忍住哭泣，回到角隅裏去了。

『你等着罷，』他叫着，『我去了。我知道你，我知道你們這一羣！』

如同電底一閃，他飛也似地出去了——在那最後的光明的一閃裏，我認清了他。是的，那是一個兄弟，我許久認識了而且時時思念着的一個兄弟。我認識他。然而，他是去得遠了。

外面，是急風和橫雨，雜着雪粒，浪和潮碰擊着岩石，在大的風暴裏面。

我兩手冰冷地抱住我底頭，咬緊着牙齒，凝望着前面——那是黑暗，黑暗，無窮盡的黑暗！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

## 病人

一天，一個奇怪的病人來到我這裏。他還很年青，應當不會超過三十歲的年齡。他有着證明着優良教養的舉止，他底眼睛裏發着光彩，說出在他那眼光所寄藏的地方他蘊蓄了如何豐富的知識——不僅是知識，而且還有着更豐富的優良的情感和想像。祇是，他底臉面却是那麼蒼白，一見就知道他負着了很大的憂鬱。

他很軟弱，似乎祇是困着我底幫助這才能夠坐下來的。於是，他開始嘆息了，並且頻頻地搖着頭，正和一切的病人一樣。

『你苦痛麼？』我關切地問，我底病人起始就引起了我的底憐恤。『你什麼地方苦痛？』

他先搖一搖頭，然後抬起那發着智慧的光彩的眼睛望着我。他望了我好一些

時候。是不是在他底心裏他有着對於我的不信任呢？這是很難說的。因為他底嘴唇是那樣開翕着，祇要有一個適當的人在他底面前，他就會滔滔不絕地發出許多問題的；然而，這而前的我，却顯然並不能令他認為合格。他再搖搖頭，就仍然沈默了。他底臉面益發蒼白了起來，這使我很覺替他難受。

是怎樣的病呢？我猜疑着。於是，我探試地說道：

「頭痛麼頭？」我輕輕地，幾乎是慰撫地拍了拍他底頭。

他急忙把頭偏了過去，好像受了什麼突擊似地，並且愠怒地望了我一眼。他覺得我底行動是太唐突，或者太粗野麼？但是，我是盡了我底能力的。

我又拍拍我自己底胸，仍然是探試地，關切地問道：

「這裏呢胸——胸悶麼？肺呢？肺好麼？不時常咳嗽麼？」

他又搖起頭來，而且苦痛地皺緊了眉毛——這也許並不是因為他底病使他苦痛，而多分是因為他覺着他不能得到別人底了解，所以難受了。要用言語來了解

一個人，該是多麼困難的呢！他懷疑我，他不信任我。並且，他底眼睛裏幾乎是含着憤懣的。他完全不想回答我底任何問題。

我試着用一切的方法引他說話，然而，祇是沒有回答；我也無法挨近他底身體任何部分，因此，也就無法知道他底苦痛底根源。望着他那蒼白得可怕的臉面，我覺得我對這個病人是不會有什麼大的幫助的了。我絕望地說道：

『至少，請你自己說一個字罷。』

然而，還是沒有回答。

我禁不住地憤怒起來了。我嚷道：

『那麼，你是戲弄我麼？』我叫着。『你不讓我診查，這是什麼意思？你難道沒有病麼？看你底臉色這麼蒼白，沒有血色，你不會沒有苦痛——』

『你說對了！』病人忽然叫起來，這反而使我驚訝。

『你說什麼？』我問着。

『你說得對！』他大聲笑着，甚至拍起手來。望着他那和他底臉色同樣可怕的手，我斷定我這病人也許瘋了，也許無可救藥地瘋了。

『對對！』他更爲瘋狂地笑着；『我沒有病，誰也診不了我底病！我蒼白，我沒有血色，我有苦痛——』

他笑得更爲奇怪了，甚至擠出眼淚來。我把他攙扶着，我一定得把他送出門外去。但是，他立刻斂住笑容，回返了原來的樣子，嚴重地問道：『你能知道什麼病該生在什麼人身上麼？你知道麼？』

這是一個奇怪的問題，但是我不願意回答。我祇是推擁着他，使他能夠快一點離開我底面前。

『你不知道麼？我是知道的。』他頑強地在門檻上抗拒着我底攙扶，不斷地嚷叫。

『祇有你和像你這樣的人才生這樣的病，』我幾乎要咒罵了。



『也祇有你和像你這樣診病的人才像這樣診病。』他也咆哮似地叫了。  
我給了他重重的一拳，他便蹶躓着倒到街上了。

街上，沒有燈光。陰暗的天色下面，幾個鵠立街頭等待着同伴的青年人，對着他，也對着我，冷冷地發出了一聲輕笑。

我倚在門邊，望着那倒在街頭的人，摸了摸我自己底頭部，想記一記是發生了怎樣的事情。也許，我們全是在這陰暗的天色之下變得瘋狂了麼？我舉起手來，發覺我底手也是全無血色的。

一九三六年三月。

## 日子

日子像一條污濁的河，緩慢而迂滯地流去；生活，在這中間，就變成一堆污爛的泥團了。我翻開我底手記冊，想從裏面發現一點可以記念的過去，如同一個將要窒息的人渴望着了一口新鮮的空氣，或者一滴清涼的露水——然而，我不能找出什麼。我把手記冊一百一百翻了過去，那全是空虛的白紙，無論怎樣也引不起我底記憶。我苦悶地記憶着。我想大聲告訴我自己：『唉，可憐的人，你也是曾經有過好日子的呢。』但是，我不能這樣，我沒有自信。

我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是怎樣就安居在這生活裏面了？——連這，我也無法能夠記起；在那空虛的手記冊上，我找不出一點痕迹。於是，我就時常把頭低了下來，沈在模糊而飄渺的白日夢裏了。我厭惡這夢，牠纏着我，使我永遠也喘不出來一口

輕鬆的氣息。但是，每一個日子，我都是這樣沈溺着。

每一個日子，河水從窗前流過，發出沈重的急喘，似乎牠正有着無限的抑鬱要從這急喘裏面得到宣洩。牠汹涌着，翻騰着重濁的不透明的波浪，發出巨大的響聲，排擊着泥岸。那聲音是可怖的，牠使人想着一切的生活都是一個大的恐怖。

——生活底漩流，永恆的受難！

而濬河船就在河中響起來了。

每天，濬河船在河中不斷地嘶吼，從黎明到黑夜。牠緩緩地移動着，張開鐵網，不時從水底撈出大堆的泥沙，拽到船上來。工人們也嘶吼着，隨着每一網泥沙底拽起，就發出高聲的喊叫。他們裏面，有一個我已經認熟了他底臉面，那是一個蓄着短辮子的小孩。每天，他在成年人裏面叫喊着。他底聲音尤其尖銳。

“Hu—e—e—ey! Ha—a—ah!” 接着，他把手一揮，尖銳的叫聲也就突然中止了。

——他不是太小了麼？他應當有一個媽媽呢。但是他却正像一個成年的人。

我想着那孩子。我聽着他那嘶叫的聲音，如同一頭小狼在被人追擊，使我悸動。這是我所不能忍耐的。我於是抬起眼，望向更遠的地方。河底彼岸，有一輪臃腫的太陽正落在那一排已經停工的工廠底屋頂上面了。

傍晚底溫暖的微風飄蕩着。我呼吸着，感覺着愉快的疲倦。然而，河上，暮色却已漸漸濃重，濬河船已經現得朦朧了。

這樣，一天就過去了。

我有一些煩惱，一些渴望，一些向着遙遠的遠方的戀慕。我思索，但是，這思索却是空虛而且沒有頭緒的。

——晚安罷，世界！

好像感受了什麼突來的襲擊，我這麼說着，就急忙跑回我底屋子底中央，呆立着，讓我自己沈浸在薄暮的陰影裏。我想要放聲地哭，讓我底哭聲衝破那昏黃的夜

幕，然而，我沒有能夠這樣做。

濬河船停止工作了，祇有波浪仍然排擊着泥岸，發出淒厲的巨響。

我捫着頭，如同有可怕的重負壓到了我底頭上。

——生活是可怕的，是無聊的。人被投到生活裏去，牠就吞下了你。今天過完了，還有着明天；明天，再明天，永遠不斷的明天。慢慢地，人老了，世界變了，人將尋不見他自己。

我苦悶地想着，而思想就變成了一條無賴的爬蟲，牠緊緊纏住了你底整個身體，使你無論怎樣也逃不出牠底擾亂了。

——那小孩子會怎樣呢？我繼續想着。

——小孩子已經不像小孩子了。他一定沒有一個媽媽。沒有人撫愛他。誰會撫愛他呢？他是被仍棄了的一塊石頭，如果不幸他從船邊失足落到了水裏，誰也不會去惋惜他的。

——日子就會照着這樣過。他會一天一天變得不同一點，變得大一點。世界也會一天一天變得不同一點，變得更汹涌一點。那時，一個孩子會變成了老人，在那橫流一樣的汹涌着的世界，他將什麼也抓不住，祇是如同木片給洪流蕩着似的，自己也將不知道自己會迷失到什麼地方去。

夜深了，我底頭更垂了下來。河水沖擊着泥岸，聲音變得更爲淒厲，似乎是在發洩着永恆的不平的怨恨。濬河船在河心停着，上面閃着幾點紅色的燈火。

我伏在案前，祇想卽時就睡過去，哪怕就是祇睡一分鐘，或者，一睡就永遠也不再醒。生活於我現得沒有誘惑了，所有的，祇是窒息似的倦怠。

——你疲倦麼？那末，睡罷！睡一分鐘，或者，睡着永遠不醒。

夜是黑暗，我沒有記憶。但是，我分明聽見這好像是誰底聲音在我底耳邊響了這樣的話語。我不能回答。我真是疲倦，不獨疲倦，並且感覺着死一般的窒息，使我連

呼吸也覺得困難。

我記不清那是若干年以前了；現在，記憶起來，那已經成了記不清楚的遙遠的過去。那時，我曾經遇見一個人，一個一團烈火似的性格，他曾對我說過：『你真會疲倦。那麼，請你睡罷。你真能做夢。那麼，請你夢罷！願你做一世底噩夢！』

那是一個咒詛，我知道，但那咒詛是應驗了的。整晚，我被噩夢糾纏着。有時，我掙扎着轉過身來，但是噩夢仍然繼續。在噩夢裏，我聽見無數的聲音向我投射着：

——你睡得真甜呀，叫也叫不醒。

——不，他是聾子，他聽不見。

——他會聽的，會聽的，再給他說一遍。

——別擾他，他嬌嫩得很，別撞碎了！

——可是，瞧，他掙扎得真苦啊！

——那不要緊，他天天那樣的。他高興那樣。

——那就是個瘋子。

——不是，不是。他另外有個名號。

——號個什麼？

——忘啦。

——他每天在那上面幹什麼？

——誰知道？

——已經多年了吧？

——哼，從來沒動過。

——幹嗎不下來？

——他說我們把他關在那上面了。

——不！不！他撒謊，我們沒有。是他自己把自己關起來的！

一陣哄笑過去之後，我醒了過來，拭去了滿頭的冷汗。天黎明了。濬河船在河中



開始了嘶吼。我又看見了那不像孩子的孩子。是的，在那噩夢裏面，我還記得他也是那些哄笑着的人們中間的一個。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

## 行列

行列如同旋風，如同怒浪。我如同被拋擲了在暴風雨的海裏。

我跟蹌着，向前移動我底脚步。我底心急跳，但是我底臉面却現得蒼白。我觀察着我自己——幾乎失去知覺。

我爲什麼是這樣蒼白而脆弱呢？我爲什麼還不能湧起慚愧的血色？我需要一點血色，使我能合着這行列底步調，使我能和牠不致現得是太不適合的。

我將眼睛盯視着地面——我不敢抬起頭來。

人們向着前面奔騰而過。行列增大着，增強着。人們手挽着手，在向前進。但是，我是落在了行列底後面。

我試着搶上前去，這反使我把自已從行列移開。我望着兩旁的人行道，我望着

兩旁壁立的觀望的人。他們全是旁觀者麼？但是他們全有着奮興的臉。

行列被歡呼着，被祝福着。

同時，行列也被監視着，被警戒着。

毛瑟底皮囊響着，厚重的皮鞋滾着，鞭抽着，人們呼叫着。

我底眼睛迷糊，我不能看，我不能認識。

我軟弱，我戰慄——

我不能提起我底脚步。

人們衝闖着；行列嘶吼着了。行列如同一隻巨長的獸。

牠昂起頭來，豎起了尾巴——嘶吼的聲音從那昂起的頭一直貫穿到豎起的

尾端：

「×××——」

我戰慄着，我不能諦聽。似乎有熱淚要流出我底眼眶——我不能張目觀看。

「×××——」

我想要嘶喊，然而，我底喉頭乾涸，我不能發出聲音。

我走着——我跑着——我搶上前去；但是，我是脫離着在行列底外邊。

行列在唱歌了：人們全是手挽着手，在向前進。

人們手挽着手，在向前進。我底手也被挽着，在向前進——那挽着我底手的手，  
我發覺是漬滿着油污的。

一九三六年，三月。

## 一天

一天，接着一天，流過去了。我們應當因這而感激吧？

除此，我們還能有什麼感激的呢？

太陽升起的時候，我們是懶惰的；太陽沈落的時候，我們是憂愁的——

太陽沈落以後呢？我們底夢是一個平安的夢麼？

不，不啊——我們沒有夢，原來我們是不能開花的腐草。

是春天麼？想着應當呼吸一口春天底暖氣。

春天底呼吸不是太強烈了麼——會不會把我們底肺葉爆炸？

如同拔了根的草，永遠地被風吹揚在空際的，是我們。我們沒有根！

春泉能將我們淹沒，使我們從污泥裏鑽出頭來麼？

不，不啊——我們是冬眠的爬蟲，永遠埋葬在自己底憂鬱裏的。

一輪火焰燃燒了——那是在遠方。

我們不是也祕密地發着誓言麼？——哼，是的，我們時常有着奇妙的自己安慰。

今天，明天，今年，明年……

我們不會自殺？

因此，我們開始使用着奮興劑和安眠藥了。

一九三六年，三月。

## 後記

鷹之歌，三十四篇；一九三四和三五這兩年內所寫的散文，多半都收在這裏了。我慚愧我把牠們題名為「鷹之歌」。我確曾看過鷹飛，也曾聽過鷹底歌唱：那聲音嘹唳，清脆，那姿態也雄健，矯捷；我確曾希望我能學習那樣的歌唱和飛翔，然而我不能肯定我自己，一個不能肯定自己的人，結果往往會嘲笑自己的——因此，我疑惑我變成了一隻烏鴉。

在黑色的翼上，我飛翔着；在昏暗的林藪裏，我休息着。然而，一樣地，我懷着一顆企望黎明的心。

